

81089

T6.5

名人詩文選註

龔自珍文選

陶玄
選註

登記號碼

類碼

37年11月1日

來源上海岡明

價銀 G.V. 0.42 —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00307

847.6
0121-3
25

陶玄齡選



龔

自

珍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文

選

81089
765

15753

緒論

清代文藝之復興

清代初年的文學，也可以說是上承明代。然而明自中葉以後，其文學的風氣，只有兩個派別：一是略師王守仁高談性命的性理派之文，一是宗仰歸震川，囿于鄉里之文，兩種風氣都使文學空疏簡陋，只有一些小品雜感之流的文章，不有長篇巨製深厚實在的文章。質地是很薄很薄的。而比較聰明點的人，又都去弄科舉之業，到了末葉，因為國家社會的騷亂，才有人漸漸覺得空文無用，有人去注意實在的學問了。於是文章雖少辭華，而有了內容，如顧亭林黃宗義諸人。

緒論

自從滿清入關以後，文學家往往闖禍，一班人又承襲顧黃的風氣，從真實的學問方面去下手，於是古代文化中的許多要籍，成了學人研究的對象，已經不是元明以來的四書集註朱子語類陽明全集等等科場或準「道場」的空疏之學，這可以說是古學的復興。

因了古學的復興，古代的典籍，多有人注意。於是高文典冊的書籍，替代了許多淺薄的書。把人的思想方法加深了，知識領域加大了，而顧黃諸人言而未暢的種族思想，被清人的幾次的大文字獄，也提高了。於是在知情意三方面的心理活動，都放大，於是文藝也趨近于復古，甚至于離棄隋唐以前，而欲反之于漢魏周秦一般的學術思想，影響于文學的各方面。

最初倡言改革文學的人，自然是顧黃諸人，就是錢謙益吳梅村侯朝宗諸遺民，也頗不以明末同風，甚至于理學派的李二曲傅青主也不是空疏短掇之流。

接着清庭有兩件大舉動，也是使文學走向深厚的路上的，是開博學鴻詞科與編四庫全書。這樣一來，文學之士，不僅要修辭，也要學問，所以產生了朱彝尊汪琬陳維崧潘耒之倫，這雖是清人網羅豪傑之士的辦法，却也是使文藝發皇的原因。

因了上面種種的關係，所以我們放眼來看看清初乾嘉兩代文學之士，都是有學識的大才。萬氏兄弟全祖望諸人行輩較前，權且不說，卽如洪稚存紀昀汪中毛奇齡姜宸英孔廣森惲敬張惠言李兆洛王曇這些人，都是以深厚博雅之學，運其粲花之筆的大文學家。卽以爲後人所批評爲空疏的桐城派來說，方苞劉大槐姚鼐諸人，也比明代的作家來的實在些，卽以大有江湖氣的袁子才來說，也不能不說是自有其長，以自得其理呢！

從此以後，文學的大體方面，雖然已定，而小小變革，時時自有其奇異與特

別的人。

龔魏派之文學

到了道光時來，風氣稍稍一變，這個變革，也是與學術相關的。大概道光以前的學人，都謹守六經諸史的樊籬。思想都比較平遠一些，多半不甚注意諸子之學。到了道光時來，經史方面，已不能有多少發展，有一部分學者，已走到了諸子之學的路上去。于是在思想方面，有了些奇突飛揚的力量，並且當時又經過了一次鴉片戰爭，喪師失地，把這位幾千年以父兄之國自居的老大哥，受了一大驚，于是知道漢宋之學，六經諸史，不一定能救危亡。于是學人的思想一變，目標也隨之而變。除了從經史中變爲子這一部分而外，更有從「中國的」之中變向「外夷的」之中去的人，于是這時講究洋務的人也漸漸多了，講四夷史地的

人，也漸漸的多了，有的人想從諸子中尋點藥，有的人想從非中國的學問去尋點藥，于是學風遂與乾嘉不同了。

在這個時期，誠然還有仍低頭走著舊路的比較低能的人。而開了新路，乾脆從「學問」方面走的人也不少。至于開了新路而不離開文學的，其尤可數者，大概要算魏源龔自珍兩人。

然而魏源的文章，內容雖變，而文章的形態還不曾大變。他是以明暢條達之筆，爲有裨時勢之作。不去代聖人立言，也不去代聖主說教。不過也不去學唐宋，也不去學漢魏。他只是自舒所見，也不去講什麼文法家法。說起來是比較澈底一點改放的人，我們讀清夜齋集，便能體會得了。

至于不僅內容變，而形態也變的，是龔定盦。

定齋文學之特點與地位

定齋文學雖然與魏源同爲道光時代的兩個怪傑，而他實在比默深怪的多。他的文章，是以周秦諸子爲胎襲，不論從造字使字用筆用意，無處不想在諸子中尋立足。這是他以前的一切有清文學家所沒有的。

因爲他學諸子，所以他的文章就顯出幾點特色：

一是奇。造句奇，用字奇，周轉起承處也奇。甚至于造意也奇。然而要指出像那一個子家，可又不能，大概是同韓非子比較相近。然而他又是研究過一下佛經的人。所以除了喜夾雜一些佛學術語外，用字到往往像莊子。

二澀。他的文章不僅于奇，有時簡直是澀。誠然也有因澀而晦的地方。但因了澀而有苦味的地方也不少。這個澀，可不僅僅句法的澀，有時簡直連字都用的澀。

這是他的文章的第二特點。

三曲。曲是指他的造意與筆調兩事說，定齋有些筆調，很像莊子，他又看過些佛書，思想的方法與術語，也多知道些，他的文章有時是曲得可以！

總括上面的三點而觀，似乎出不了劉師培的幾句話：

龔氏之文自矜立異，語羞雷同；文氣倍聲，不可卒讀；或語求艱深，旨意轉晦。

這話是評的最爲公允的，這是定齋文章的特點，也是他在文學史上可分一席的原因。

然而定齋這個人，是個實不丕的文學家底子，是個近于浪漫派的文人，一生的行事，都只是從風流宕蕩中走，頗有點明代蘇州派文人的性格，而又與其所學的近于漢學派的學風，不能相入，所以其文表面雖然奇澀，而氣韻實在並不高

明。餘杭章太炎有一段批評他的話，雖然好似過量一點，然而我們折而衷之，也可以知其真像如何。他說：

魏源龔自珍，所謂譌體者也。……自珍承其外祖之學，又多交經術士，其識源流，通條理，非源之儕，然大抵剽竊成說，而無心得，……若其文辭側媚，自以取法晚周諸子，而佻達無骨，體視晚唐皮陸且弗逮，以較近世，猶不如唐甄潛書之近實，而後生信其狂耀，以爲巨子，誠以舒縱易效，又多淫麗之辭，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鄉風。

這裏面有幾句話，實在評著定盦的弊端，無法爲他辯護的。

龔定盦的著作

定盦的著作，其成者有春秋決事比六卷，孤虛表一卷，古今用兵孤虛圖說一

卷，詩非序、非毛、非鄭各一卷，典客道古錄一卷，奉常道古錄一卷，紀游一卷，讀漢書隨筆四百事，羽璫之山典寶記一卷，鏡苑一卷，瓦韻一卷，漢官拾遺一卷，泉文記一卷，布衣傳一卷，吉金款識一卷，昇平分類讀史雅詩一卷，漢器文錄，今方言，定盦詩文集十卷，尙書大義序一卷，尙書馬氏家法一卷，左氏春秋注補一卷，左氏決疣一卷，西漢君臣稱春秋之義一卷，羽璫山金石寶本記五卷，其未成者，有蒙古圖志漢書補注及金石通考五十四卷。

我們看上面所列，他的著述不可謂不多，然而倘再以年譜考之，尙有數種，目中未見。

由此看來，他不僅是個文學家，也是個學者。

定盦文集

定盦文集，最常見的本子是分爲文集三卷，續集四卷，文集補三卷，補編四卷，這是錢塘吳煦所序的本子，不是全本，並且不是最初本，初本是魏源爲代編的，他說：

道光廿有一載，禮部儀制司主事仁和龔君卒於丹陽，越明年夏，其孤橙，抱其遺書來揚州，就正于其執友邵陽魏源，源既論定其中程者，校正其章句違合者，凡得文若干篇，爲十二卷，曰定盦文錄，又輯其攷證雜著詩詞十有二卷，題曰定盦外錄。

這大概是龔氏的全書原本，武林吳氏本卽吳煦所序本，後來又有平湖朱氏刻本，其書也不全，到現在爲止，比較完全一點的，是宣統元年吳江薛鳳昌的邃漢齊本，凡文七卷，詩二卷，詞一卷，據薛氏的跋上說，是以吳中章氏校本，與嘉定黃氏校本及豐城余氏本，及寶晉齋石印本諸種本子合校的，這大概是個比較完

全並且又是普通活字排本，書亦易得。

定盦之家世與交游

關於定盦一生的事蹟，我現在還尋不到一篇詳盡一點的碑傳，無法爲他述叙，好在有了黃守恆的年譜，大體我們已可知之，這個譜，我們已附在卷末，此地也不再有多說了。

這裏面只有幾個人，是要特別一提的，一個是他的舅父段玉裁，玉裁是個經小學家，著作很富，最有名的一部說文解字注，差不多成了二百年來的劃時代之作，而定盦十二歲，就得段氏口授說文，這是定盦一生立腳點之所在，這是定盦學問方的第一個要人。

第二個是王曇，王氏字仲瞿，秀水人，是定盦少年時的執友，是煙霞萬古樓

的作家，不僅是個才情富豔精工的文豪，而性行的豪邁，能馳馬射箭，是一個文而有俠慨的人，其人也很有奇澀，定盦一生之為人爲文，多少總受點仲瞿的影響，這是特別當述叙的第二人。

定盦既是受學于外祖段玉裁，以經學的派別說，當然是古文學家了，爲什麼後來變爲今文學派呢？這是受了劉申受公羊學的影響，這又是定盦轉變後的一個要角。

定盦一生的學問文章，都與這三人有關，所以特別提出來說說。至于邵陽魏源，雖然後人以魏龔並稱，並且也是朋友，然而影響于定盦者較少，此處不說了。

龔自珍文選總目

緒論

- 乙丙之際著議第六（治學）……………一
乙丙之際塾議第九……………五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七
尊史一……………九
尊名二……………一二
宥情……………一四
涼燠……………一七

論私……………二〇〇

明良論二……………二二三

家塾策問一道……………二二八

國朝詩徵序……………二二三

長短言自叙……………二三五

袁通長短言序……………二三七

上海張青瑯文集序……………二三八

續溪胡戶部文集序……………二三九

錢戶部遺集序……………二四二

四先生功令文序……………二四四

金孺人畫山水叙……………二四七

江左小辨序	四九
縱難送曹生	五〇
送吳君序	五二
送徐織孫序	五四
答人求墓銘書	五七
與江居士箋	五八
與人箋一	六一
與人箋二	六二
與人箋三	六三
與人箋七	六五
與人箋八	六七

- 京師樂籍說……………六九
- 說京師翠微山……………七一
-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七三
- 論北京可居狀……………七七
- 病梅館記……………七九
- 說居庸關……………八一
- 曹尙志碣……………八六
- 徐泰母碣……………八八
- 孔憲彝母碣……………八九
- 朱殤女碣……………九〇
- 金侍御妻誄……………九〇

別辛丈人文	九一
石言	九二
吳之耀	九三
書金佖	九五
上清真人碑書後	一〇〇
書王隱君	一〇二
定盦八箴	一〇五
定盦年譜	一一〇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治學）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

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卽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

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家，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巨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未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④，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⑤，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⑥。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讓，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⑦，而肄其豆籩⑧，梁其文字。處則爲佔畢⑨，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執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效忠於其子孫⑩。夫是以齊民⑪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

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

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

後之爲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纓耒，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

①。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貲，士無報國之日。殆夫②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③正朔 正月一日也。古王者易姓改正朔。如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是也。④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云云二句 言後王之子孫之聽天子言

語，奉租稅于天子者。謂之後王之民也。⑤替 相更替也。⑥是故司徒

之官之後爲儒 此本於漢書藝文志。言「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此

古言學術皆出于王官之說也，下同。⑦自「史官之後爲道家」至「申氏韓

氏」 此皆本于漢書藝文志諸子略。⑧庠序 古學校之稱。⑨籩豆 皆

盛祭品之器。所以行禮者。故以籩豆代禮樂之義。⑩絜 卽契字。刻也。

古無筆，凡文字皆刻之。⑪估畢 禮記「申其估畢」。估卽筮字之借字，

削竹爲簡，畢亦簡也。⑫孰 今俗作熟。⑬其祖宗其子孫二句 兩其字

皆指先王言。①齊民 猶今言平民也。②郁郁乎文及吾不復夢見周公
皆見論語。③十窺三四 一作九州謠俗，戶闔未窺。④其惑也則且云云
三句一作其惑轡古以駕今，囂然異寡過者矣。⑤殆 危也。

乙丙之際塾議第九

聞之聰古子，聰古子聞之思古子，思古子聞之誦古子，居廊廟而不講揖讓，不如臥穹廡①。衣文繡而不聞德音，不如服褻鍵②。居民上正顏色而患不尊嚴，不如閉宮庭。有清廬閒館而不進元儒③，不如關牧藪。榮人之生而不錄人之死，不如合客兵④。勞人祖父而不問其子孫，不如募客作⑤。載籍情之府也。宮

廟文之府也。學士大夫，情與文之所鍾也。入人國，其士大夫多，則朝廷之文必備矣。其士大夫之家久，則朝廷之情必深矣。豪傑入山澤，責人主之文也。勞人怨士之顛顛，缺人主之情也。故士氣申則朝廷益尊，士業世則祖宗益高，士詩書則民聽益美，其言如是，是善覘國哉。

聰古子思古子誦古子 皆假設之人。名聰者，耳聞之。耳聞不如思慮，故聰子聞之思古。思慮不如審誦，故思古聞之誦古也。

然。囊鍵 卽囊鞬。左傳禧二十三年「右屬囊鞬」，註「囊以受箭，鞬

以受弓」，此言衣文繡之衣者，爲文士，文士而不聞德音，不如武夫也。

元儒 大儒也。合客兵 客兵他屬所調集之兵也。合聚也。聚合客兵，

不能用命。客作 傭工也。豪傑入山澤二句 言武夫不用而入於山

澤之中，而譴責人主之用文士也。缺 不滿也。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

有匹婦之憂，有城市之憂，有人主之憂。匹婦之憂，貨重於食①。城市之憂，食貨均。人主之憂，食重於貨。

夫貨未或細也，未或毀也。以家計，患其少。以域中計，尙患其多。何哉？孝者以奉親，弟者以事長，睦者以卹族，任②者以急朋友，俠者以無名，放者以無節，雖千萬不鈞，其在天地間則鈞。埋之土中，取之土中，投之水火，取之水火，不出天地之間。

人主者，會天地之間之大勢，居高四呼，博貨之原，則山川効之。畜貨之流，則官司鑰之。重貨之權，則名與器視③之。貨在宮中，鬼神守之。貨在朝野，

吏民便之。其敝也，貝專車④，不得一匹麻。有金一斛，不糴芻粟。又其敝也；
丐夫手珠玉，道殣⑤抱黃金。知黃金珠玉之必無救也⑥。是故博食之原，嗇食之
流，重食之權，總四海而憂之。不急一城之急，一市之急，矧乃急匹婦之急矣？

食民者土也。食於土者民也。凡民以有易無，使市官平之。皆以稻麥百穀
竹木黍陶鐵管宮桑柘葛苧蔬韭木實藥草牛驢馬豬羊雞魚蒲葦鹽酒筆楮使相當⑦。
其名田者賦於官，亦用是。百家之城。有銀百兩。十家之市。有錢十緡。三
家五家之堡，終身毋畜泉貨可也。畜泉貨，取其稍省負荷百物者之力，便懷衽
而已；不挈萬事之柄。行此三十年，富民所恡⑧惜，非貨焉。貧民所歆羨怨歎，
非貨焉。桀黠心計者，退而役南畝，而天下復奚擾擾貧與富之名爲。請定後王
式，曰「泉式」。——其質青銅，其輪周二寸半，其重八銖，銀之色理有常，其
枚無常，其價贏縮有常，其品二等。

●匹婦之憂貨重于食 言憂天下者，若爲匹婦之憂，則只知憂其貨幣財帛之不富足。而不憂民食之不充也。●任 任俠之士也。●博貨之原六句 言欲廣博其財幣之原，則山川効其用，欲節其財幣之流，則官司鑰止之。欲使財幣之權加重，則視之爲名與器，不可以假於平民也。●貝專車 一車之貝也。●饑欲死曰殍。●知黃金珠玉句 一作明主知黃金珠玉之必無救于道殍也。●相當 當共相宜之值也。●悛 惜也。

尊 史 一

史之尊，非其職語言司謗譽之謂，尊其心也。

心何如而尊？善入●。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

所繫，皆知之。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其言家事，可謂入矣。

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繫（一作貴）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聯事焉，皆非所專官。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優人在堂下，號跳舞歌，哀樂萬千。堂上觀者，肅然踞坐。眄睐而指點焉。可謂出矣。

不善（一作能）入者，（一作則）非實錄。垣外之耳，烏（一無此字）能治堂中之優也耶？則史之言必有餘蘊。

不善（一作能）出者，必無高情至論。優人哀樂萬千，手口沸羹，彼豈復能自言其哀樂也耶？則史之言必有餘喘。是故欲爲史，若爲史之別子也者。毋獮毋喘，自尊其心，心尊則其官尊矣，心尊則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則其人亦尊。

矣！

尊之之所歸宿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爲史。此非我所聞。乃劉向班固之所聞。向固有徵乎？我徵之曰：古有柱下史老聃。卒爲道家大宗。我無徵也歟哉。

- ①善入 言善用心思，深入無間也，善亦作能。 ②何者善入 一作何謂入。
- ③何者善出，善出善字一作能。何者善出，一作何謂出。 ④聯事句 一作皆與有守焉。
- ⑤眇眇 顧盼也。 ⑥垣外二句 言聽於垣牆之外，不能理堂中優伶之聲也。
- ⑦寤 夢中語也。此下一有「寤非史矣」句。
- ⑧手口沸羹 言優人之手與口可以使羹沸也。 ⑨喘 呼吸急促曰喘。此下一有「喘非史矣」句。

尊名二

夫六經之稱命罕矣，獨詩屢稱命；皆言妃匹之際，帷房之故者也。文王取^一有莘氏之女妲氏生九男，夫婦並聖。唯此神聖，克券靈命。命以莫不正^二。詩人莊言之。又夷易言之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三。」南國之夫人有不妒忌之德。使衆妾以禮進御于君。衆妾則微言之，又稍稍感慨而言之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曰「抱衾與裯，實命不猶^四」。此命之「無如何」，而不失爲「正命」者也。乃有無如何而不受命者矣。不受命而卒無如何者矣。詩人則刺之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五。」其言有嫉焉，有懣焉，抑亦有歎歎焉，抑亦似有憾於無如何之命，而卒

不敢悍然以怨焉。之三詩者，可以盡天下萬世妃匹之際帷房之故之若正若不正。漢司馬遷引而申之。於其序外戚也，言命者四，言之皆累歎。善乎遷之能讀三百篇，闡幽微，告萬世也。三百篇之世暨遷之世，天竺法未東。命之「正」，命之「無如何」，又各有其本。因是已，緣是已，宿生是已，詩人司馬遷。惜乎其皆未聞之。未聞之而不能不立一說，使「正」者受。「不正」者受。「無如何」者亦受。強名之曰命。總人事之千變萬化，而強諉之曰命。雖不及天竺書，要之儒者之立言。覺世而牖民，莫善於此。莫善於此！

或問之曰；傳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言何若？應之曰：子莊言之，我姑誕言之。子質言之，我姑迂言之。夫我也則發于情止于命而已矣。

- ①取 同娶。 ②克券靈命二句 言其能眷顧此命，命因之莫不正也。 ③有命自天三句 見詩大雅大明篇。 ④肅肅宵征 詩召南小星篇文。 ⑤乃如

之人也四句

見詩鄘風蝓蝓篇。

⑥言命者四言之皆累歎

見史記外戚世

家一言「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又言「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

又言：「惡能識乎性命哉。」此四言命也。⑦因是已緣是已宿生是已此

言命之說有此三件。一爲因，二爲緣，三爲宿生也。⑧詩人司馬遷 詩人

與司馬遷也中省與字。⑨牖 用也。

宥情

甲乙丙丁戊相與言。甲曰：「有士於此。其於哀樂也沈沈然，言之而不厭。

是何若？」乙曰：「是嫖嫗⑩之民也。許慎曰⑪：『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聖

人不然。清明而彊毅，無畔援⑫，無敢羨⑬，以其旦陽之氣上達於天。陰氣有欲，

豈美談耶？」丙請辨之：「西方之志^五曰：欲有三種^五，情欲爲上。西方聖人不以情爲鄙夷，子言非是。」丁曰：「乙以情隸欲，無以處夫哀樂之正而非欲者。且人之所以異於鐵牛土狗木寓龍者安在？乙非是。丙以欲隸情；將使萬物有欲畢詭於情^六。而情且爲穢墟，爲臯藪。丙又非是。是以不如析言之也。西方之志。蓋善乎其析言之矣。」戊請辨之。曰：「西方之志又有之。純想卽飛。純情卽墜。若是乎其概而訶之也，不得言情。或貶或無貶。女言皆非是。」

龔子閒居，陰氣沈沈而來襲心。不知何病。以譖^七江沅^八。江沅曰：「我嘗閒居。陰氣沈沈而來襲心。不知何病？」龔子則自求病於其心。心有脈。脈有見童奉。見童奉侍母側；見母，見一燈熒然，見一研一几，見一僕嫗，見一貓，見如是。見已而吾病得矣。龔子又嘗取錢枚^九長短言一卷。使江沅讀。沅曰：「異哉！其心朗朗乎無滓，可以逸塵埃而登青天。惜其聲音瀏然，如擊秋玉。」予始

魂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莫或沈之，若或墜之。龔子又內自鞫^十也。狀何如？曰：「予童時逃塾就母時，一燈熒然一研一几時，依一嫗抱一貓時，一切境未起時，一切哀樂未中時，一切語言未造時，當彼之時，亦嘗陰氣沈沈而來襲心；如今閒居時。」如是鞫已。則不知此方聖人所訶與？西方聖人所訶與？甲乙丙丁戊五氏者，孰黨我與？孰詬我與？姑自省也，以待夫覆鞫之者。作宥情。

● 媠媠 媠媠慢忤之民也。

● 許慎曰

許慎東漢人。著說文解字。

● 三畔

援 強恣之貌。猶後人言跋扈也。

● 歆羨

歆羨連文，歆亦羨也。

● 西

方之志 此指佛教言。三欲者，一形貌欲，二姿態欲，三細觸欲，見

涅槃經。

● 詭於情

此言將使萬物之欲皆詭譎言之以爲情也。

● 譎 問

也。● 江沅 吳縣人。字子蘭，一字鐵君，有說文音均表說文釋例諸書。

● 九錢枚

別詳。

● 鞫

詢也。

涼 燠

或問●「子之言何數涼而數燠也？」告之曰：「吾未始欲言●也。吾言如治疾，燠疾至，涼之。涼疾至，燠之。亦有不言。則其無疾者也。」「無疾者賢乎？」曰：「否。有疾賢。」「疾淺賢乎？疾深賢乎？」曰：「疾深者賢。」大人之言，有判有純。大人之行，有襍有裏。行有堂有門有室有闕有突●，終身與至人居。行至人之行，見其門而已矣，及堂者寡矣。有門之突，亦有突之門。與居者始而昭昭，久而益閔。至人於人何吝哉！自入之而已矣。惟至人能皆由人之突。有勿由，隨其門而門也，隨其堂而堂也。非弗能由也。

至人有言曰：惟吾爲能勿驚。人善驚者，弗明也，弗平也，弗定也。言乎至

人之側，顯晦至畢明焉，高下至畢平焉，順逆至畢定焉。非人之情，則容有弗識之矣。所言天與人之間之情也，則盡識之矣。夫何驚之有！言之則何疑之有。古之至人，皆未始欲言也。至人之言，人情不得已。故雖導原於至人之心，不雜以至人之言。不原於至心則無本，雜以至言則勿用，雜以至言則勿尊，若其至心則弗欲言已。

大言若雨，百木一雨而異長。大言若規，百隅一規而異用。至言無吟歎，至行無反側，大行無畔涯。行有盜，貌有盜，聲有盜，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門者弗應。其應者曰：「吾君之聲也，此聲也已？」夫甲氏之聲，猶夫乙氏之聲。夫乙氏之聲，猶夫丙氏之聲。一呼而不應，則非聲。聲之盜已。或間不盜，則聲至寡，貌至拘，色至壹。曰聲戚自如，聲熹自如，聲熹戚半自如，至足矣，是一而萬也，何拘寡之有！古人之言之蹟可以信乎？（一有至人二乎）曰起於意

者，心聲之而已歧也。起於心者，吻達之而已譌也。起於吻者，筆追之而已遁也。矧古人之言之蹟，可信者其幾！

龔子請言罔摩氏。罔摩氏樹木，七年而不華。或憂之。智者曰：毋憂！華參於天。胥摩氏亦樹木。三日而中柱。其莖也，一日而英，三日而華，七日而華參天。或憂其早成。至人曰：子以桃李柞柘之愛愛吾木也。子弟^四以罔摩氏之木愛吾木，且猶不可。越十旬。胥摩氏猶屏營而憂木，自憂其不成。其成也必弗可識已。

龔子請言羣神。羣神朝於天，帝曰觴之。帝之司觴，執簡記而簿之，三千秋而簿不成。帝問焉。曰：「皆有昇之輿者。」帝曰：「昇者亦簿之。」七千秋而簿不成。帝又問焉。乃反於帝曰：「昇之輿者，又皆有其昇之者。」帝默然而息，不果觴。

●或問 一有「龔子曰」三字。 ●未始欲言 猶未嘗欲言。 ●突 夏
天。複室也。楚辭招魂「冬有突廈」。 ●四弟 但也。

論私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訐●其友於朝，獲直聲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

龔子聞之，退而與龔子之徒，縱論私義。

問曰：「敢問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閏月以處贏縮之度，氣盈朔虛。夏有涼風，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華離●爲墀庸閒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牀闥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劬勞於在原，咨嗟於

在廟，史臣書之。究其所爲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國家而愛其國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冊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親而慈其親？寡妻貞婦何以不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子喻，天下之至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予子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胙，（一作祚）帝不愛之，欲以予董賢。由斯以譚，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以譚，孟子車氏，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私也。兼愛無差等，孟子以爲無父。楊朱，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徇人之謁者！孟氏以爲無君。且今之大公無私者，有楊墨之賢

耶？楊不爲墨，墨不爲楊。乃今以墨之理，濟楊之行。乃宗子噲，肖漢哀。乃議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別闢一天地日月以自處。且夫狸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闈之蔽，房帷之設，枕席之匿，頽牘^七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尙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誼，因有過從讌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無私，則人耶？則禽耶？七月之詩人曰：「言私其縱，獻豸于公。」先私而後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楚茨之詩人曰：「備言燕私。」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私並舉之也。羔羊之詩人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覲。「乃如吾大夫言。」則魯論以私覲誣孔氏。乃如吾大夫言。羔羊之大夫可以誅，采蘋之夫人可以廢，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

七月之詩人可以服上刑。

● 訐 論語惡訐以爲直者，音揭，發人陰私也。 ● 畸零華離 畸零不整齊

而零散也。華離義同。今俗言零散曰花花陸陸，卽此語之轉也。 ● 懿 美

也。 ● 四子之 戰國時燕王噲之相，噲愚暗，子之專國，蘇代鹿毛壽說噲讓

國于子之，國遂大亂。 ● 董賢 哀帝嬖臣，欲以天下讓之。見漢書佞倖

傳。 ● 孟子車氏 卽孟軻。 ● 頽頽 面赤曰頽。頽，怒色青貌。

明良論二

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爲國之大恥。歷覽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媮，望愈崇則諂愈

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至身爲三公爲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於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師傅自處之風，匪但目未覩耳未聞，夢寐亦未之及。臣節之盛，埽地盡矣。非由他，由於無以作朝廷之氣故也。何以作之氣？曰以教之恥爲先。禮中庸篇曰：「敬大臣則不眩」，「郭隗說燕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處，亡者與役處。憑几其杖，顧盼指使，則徒隸之人至。恣睢奮擊，吻藉叱咄，則廝役之人至。」賈誼諫漢文帝曰：「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凡茲三訓，炳若日星，皆聖哲之危言，古今之至誠也。

嘗見明初逸史明太祖訓臣之語曰：「汝曹輒稱堯舜主，主苟非聖，何敢諛爲聖。主已聖矣，臣願已遂矣。當加之以吁咈，自居皐契之義。朝見而堯舜之，夕見而堯舜之，爲堯舜者，豈亦不厭於聽聞乎？」又曰：「幸而朕非堯舜耳，

朕爲堯舜，烏有汝曹之臯夔稷契哉？其不爲共工驩兜爲堯舜之所流放者幾希！」此真英主之言也。

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唐宋盛時，大臣講官不輟賜坐賜茶之舉，從容乎便殿之下，因得講論古道，儒碩興起。及據季也，朝見長跪，夕見長跪之餘，無此事矣，不知此制何爲而輟。而殿陛之儀，漸相懸以相絕也。農工之人，肩荷背負之子則無恥，則辱其身而已。富而無恥者，辱其家而已。士無恥則名之曰辱國，卿大夫無恥名之曰辱社稷。由庶人貴而爲士，由士貴而爲小官爲大官，則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於辱社稷也。厥災下達上象似火。大臣無恥，凡百士大夫法則之，以及士庶人法則之。則是有三數辱社稷者，而令合天下之人舉辱國以辱其家，辱其身，混混云云而無所底。厥咎上達下象似水。上若下背水火之中也，則何以國！竊窺今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

作書法廣詩而已，外此非所問也。堂陞之言，探喜怒以爲之節，蒙色笑獲燕閒之賞，則揚揚然以喜，出誇其門生妻子。小不霽，則頭搶地而出，別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豈真敬畏哉！問以大臣應如是乎？則其可恥之言曰：「我輩祇能如是而已。」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務車馬捷給者不甚讀書，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賢矣，已勞矣。作書賦詩者稍讀書莫知大義，以爲苟安其位一日，則一日榮。疾病歸田里，又以科名長其子孫，志願畢矣。且願其子孫世世以退縮爲老成，國事我家何知焉。嗟乎哉！如是而封疆萬萬之一有緩急，則紛紛鳩燕逝而已。伏棟下求俱壓焉者尠矣。昨者上諭至引臥薪嘗膽事自况比。其聞之而肅然動於中歟？抑弗敢知。其竟愴然無所動於中歟？抑更弗敢知。然嘗徧覽人臣之家，有緩急之舉，主人憂之，至戚憂之，僕妾之不可去者憂之。至其家求寄食焉之寓公，旅進而旅家焉之僕從，伺主人喜怒之狎客，試召而詰之，則豈有爲主人分一

夕之愁苦者哉！故曰厲之以禮出乎上，報之以節出乎下。非禮無以勸節，非禮非節無以全恥。古名世才起。不易吾言矣。

⑤敷奏

尙書「敷奏以功，明試以庸」，此指上試對策等事而言。

⑥媮 懶

惰也。

⑦敬大臣則不眩

言能尊敬大臣，則事無眩亂也。

⑧恣睢 暴戾

任行之意。

⑨自「郭隗曰」起至「役之人至」

郭隗戰國燕人，此節見戰

國策燕策。

⑩賈誼

漢洛陽人。年廿餘，文帝召爲博士。歲中，超遷至大

中大夫。絳灌等毀之。出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拜梁王太傅。上治安策。梁

王墮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卅三。

⑪自「漢文帝

曰」至「自爲也」

賈氏治安策中語。⑫吁 嘒 皆語詞。見尙書堯典大

禹謨諸篇。堯臣每有對曰「吁」曰「嘒」也。此借用爲賢臣之答賢君也。

⑬皇契

臯陶與契，皆堯賢臣。

⑭夔稷

亦堯賢臣。

⑮共工驩兜

舜所

誅四凶之二。①混混云云 無所知之貌。②霽 雨止復晴曰霽，此言人

主小有不悅，如天之不霽也。③眷 寵愛之意。④賢 亦勞也。⑤鳩

燕 鳩燕巢于樹或于屋，使主人之樹或屋有災，則紛然而去也。

家塾策問一道

問三代先秦古籍，篇篇皆單行。若夏小正弟子職①不待言矣。漢世徵寶公獻其書，乃大司樂章也②。然則三百六十官③，每官亦可單行。凡采輯羣書而纂錄之者，古來幾家？以何家爲首與？

古籍有一篇而數家皆采之者，若月令投壺勸學④是也。能一一舉之與？

古籍在冊府者，真者三四，僞者六七。其灼然僞如東晉書古文王肅家語⑤

夫人而知之矣。此外尙有何書，能疏證之與？

諸子僞者益多，真書老莊列管韓非荀墨孫吳而外，不難一一僂指。能揚挖^六之與？

有文甚古而實無此書者，後人刺取莊列中語爲廣成子爲亢倉子是也。尙有類此者與？

亦有原本相沿已久，而實無精言古義者，晏子春秋^七是也。能推舉之與？
僞書不獨後世有之也。戰國時人，依託三皇五帝矣，或依託周初矣。漢之俗儒，已依託孔門問答矣。然亦頗有所本。傳授或有微緒，未可以盡割^八也。能言去之取之之甘苦與？

卽以漢後僞書而論，除極誕極陋者，姑不必言。亦有古訓相沿，稍存義例者，爲何等與？

古書真而又完具者益少，佚篇尤多者，司馬法^九是也，能言各書之遺憾與？又有古人作僞，并其僞而亡之。後人又僞僞，如唐張弧作子夏易傳，今則并非弧書是也。尙有類此者與？

古書淪亡，後人掇拾他書所引，輯一書，近人爲此學者衆矣^十。卷帙孰爲最富？鉤稽孰爲最密？編次校讎孰爲最善與？

古書自有舊式，凡叙目皆當一篇，不可以後世坊刻俗式亂之也，能言其要例與？

序目或在前，或在後，依史記說文，則目在後。諸書有目在前者與？

諸子書凡劉向校上之奏^{十一}，今存者有幾通與？

醫卜日者種樹堪輿之屬，下至相牛相馬，今世雜流，其所抱所守，有古笈可問者與？

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互相出入者，有幾事與？

晁公武陳振孫^②兩人，比吾曹生稍古，其眼福勝吾曹者幾大端^③與？二人議孰優劣與？

元明叢書，真偽雜糅不必言，又往往不取足本，所宜糾者幾事與？

抑更有問焉者。近儒學術精嚴，十倍明儒，動譏明人爲「兔園」爲「鼠壤」矣，然三代先秦之書，悉恃明人刻本而存，設明人無刻本，其書必亡。何與？

或曰：明人學術雖陋，而好古好事，不可埋沒。抑可近世士大夫不好事不好古與？

昔之士大夫何其從容而多暇，日商及刻書。今之士大夫，何其瘁而不暇與？此亦上下古今之士，所宜求索厥故者也，其略言之。

●夏小正弟子職 夏小正在今大戴記中，弟子職在管子中，皆古籍之存于今

者。 ①竇公獻乃大司樂章 事見漢書藝文志，大司樂章乃周官篇名。 ②

三百六十官 周官所載官名。 ④月令投壺勸學皆 今禮記中篇目名，月令又

見呂氏春秋，投壺又見大戴禮，勸學又見荀子。 ⑤東晉書古文王肅家語

東晉書古文，即僞古文尚書，尚書除伏生所傳今文二十八篇外，餘皆東晉梅

賾所上之僞書。王肅欲難鄭康成，僞撰孔子家語一書，托爲孔子真書，上兩

書至清儒皆各爲考訂其僞矣。 ⑥揚圻 猶言揚確也，大略之意。 ⑦晏子

春秋 戰國時齊晏嬰撰。 ⑧割 去也。 ⑨司馬法 古言兵之書也。 ⑩

後人掇拾他書所引三句 如玉函山房輯遺書漢學堂叢書皆是。 ⑪諸子書凡

劉向云云 西漢劉向總羣書，定爲七略，每一書成，向概條其篇目，爲叙錄

一篇，以奏之。今尙有存者，如戰國策是。 ⑫晁公武陳振孫 晁公武著郡齋

讀書志，陳振孫著書錄解題，皆論述古書者也。 ⑬崑 卽崑字。

國朝詩徵序

周公何人哉？尹吉甫譚大夫何人哉？逐臣放子棄妾怨婦舉何人哉？周雖文，其殆無有詩人之名也！後之爲詩，業之別有籍焉，成之別有名焉。二者轍孰舊？網取所無（一作無所）恩恩殺至所恩之人而臚之，高下之，名曰作史。網取其人之詩而臚之，或留或削，名曰選詩。皆天下文獻之宗之所有事也。

二者名孰高？作史者曰：我古史氏家法，於史爲大宗。選詩者則曰孔子嘗刪詩矣。我七十子家法，於經爲別子。二者指孰優？其名與實孰合分？

龔自珍年三十四。著古史鉤沈論七千言。於周以前家法，有意宣究之矣。既具稟，七年未寫定。夫自珍之世，非周之世，天下久矣有詩人之名也。天

下久有詩人之名，天下獻宗選詩固宜。選詩矣，受而視其目，其真以詩名者未嘗漏焉。而不可名爲詩人者什八九，是何人哉？自天聰崇德迄於今八朝，其姓名爲專家詩人所熟聞者無幾。詩人聞而咸異焉。曰：舉何人哉？自珍受而疑，俛而得其故。曰：若人殆樂網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與？殆非徒樂網取其詩也與。然則若人號稱選詩也何故？曰：是職不得作史，隱之乎選詩。又兼通乎選詩者也。其門庭也遠，其意思也謫，其體裁也賅。吁，詩與史合有說焉，分有說焉。合之分分之合又有說焉，畢觸吾心而赴吾志。吾所著書益寫定。偉夫若人！懷史佚之直，中孔門之律令。虎虎歆血龔氏之庭者哉。張維屏，字南山，番禺人，官黃梅令。

●周公何人哉至詩人之名也此指詩經中之作者，言詩經除十五國風，全爲逐臣放子棄妾怨婦之作，詩官采自民間者外，其二雅三頌中，有周公尹吉甫之

作。①古史鈞沈論 凡分覘恥尊史志寫定羣經賓賓四篇。②宣究 宣布

其究竟也。③天聰崇德 清太祖未入關前之年號。

長短言自敘

情之爲物也，亦嘗有意乎鋤①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②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龔子之爲長短言，何爲者邪？其殆尊情者邪？

情孰爲尊，「無住」③爲尊，無寄爲尊，無境而有境爲尊，無指而有指爲尊，無哀樂而有哀樂爲尊。情孰爲暢？暢於聲音。聲音如何？消替④以終之。如何其消替以終之？曰先小咽之，乃小飛之。又大挫之，乃大飛之。始孤盤⑤之，悶悶⑥以柔之，空闊以縱游之。而極於哀。哀而極於替，則散矣畢矣。

人之閒居也，泊然以和。頑然以無恩仇。聞是聲也，忽然而起。非樂非怨，上九天，下九淵，將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

疇昔之年，凡予求爲聲音之眇蓋如是。是非欲尊情者邪？且惟其尊之，是以爲宥情⑦之書一通。且惟其宥之，是以十五年鋤之而卒不克。

請問之，是聲音之所引如何？則曰悲哉。予豈不自知。凡聲音之性，引而上者爲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於旦陽者爲道，引而之於莫夜者非道。道則有出離之樂，非道則有沈淪陷溺之患。雖曰無住，予之住也大矣。雖曰無寄，予之寄也將不出矣。然則昔之年爲此長短言也何爲？今之年敍之又何爲？曰爰書而已矣。

①鋤 鋤去之也。 ②宥 寬也。 ③無住 佛家語。言心中不爲成見所住

定也。 ④消替 替，目不明貌。 ⑤孤盤 獨自盤垣也。 ⑥悶悶 不伸舒

也。⑦宥情 定齋所爲文，別見。

袁通長短言叙

錢唐袁通長短言六卷。今夫閨房之思，裙裾之言，以陰氣爲倪①，以怨爲軌②，以恨爲旆，以無如何爲歸墟，吾方知之矣！若其聲音之道，體裁之本，短言之欲其烈，長言之欲其淫裔③，莊言之欲其思，譎言之欲其不信，謬言之欲其來無所從，去又無所至也。怪哉使我曼聲吟歎。壽命訖而不知④厭。招我魂於上九天九淵⑤。旬日而不可返。泊然止寂寥兮。無讀於先王。而豈徒調夔牙⑥之一韻。割騷之一乘也⑦哉。卒無如何。命筆爲之叙。

①倪 端倪也。 ②軌 輟也。 ③淫裔 猶言容與。委婉屈折之義也。

④壽命訖而不知厭 言至死不厭。 ⑤淵 同淵。 ⑥變牙 變古之善樂者，舜典「變！命汝典樂教胄子。」是也。牙伯牙也，古之善鼓琴者。 ⑦乘 凡四數皆曰乘，離騷多四句爲一韻，故曰一乘。

上海張青瑁文集叙

嘉慶二十一年，治河方略館移內閣，借順治朝及康熙初紅本備攷核。館不戒於火，紅本燬①。嗣是內閣求順治典故難。二十五年龔自珍筮仕②，得內閣中書。求順治前輩文章於江南上海縣李家。得張宸所爲文集三十卷。中書述一篇，其所述與今大異；其高論今日益難施行。內閣應官文章三十餘篇，其哀冊文一類甚哀異，雜事記五篇，述所見當日儀官未定之事，可以廣異聞。其他文章，出於

陳子龍吳偉業之間。同時三吳以東跨婁越柳至海濱而止，甚多文士。君之爲，未大異乎諸君之爲之也。自珍喜而寫其副以如京師。職方述一篇，代大臣馬思哈。北征日記一篇，則兵部郎中程同文，就自珍舍寫副以歸。京師遂有兩本。道光壬午正月內閣後進仁和龔自珍序於城南圓通觀。

●焜

與今燬同。

●筮仕

左傳畢萬筮仕于晉，言將仕官而占其吉凶也，

後人謂初入仕者曰筮仕，本此。

續溪胡戶部文集叙

古之民莫或強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質弗同，既皆畢所欲言而去矣！後有文章家，強尊爲文章祖。彼民也生之年，意計豈有是

哉！且天地不知所由然，而孕人語言。人心不知所由然，語言變爲文章。其業之有籍焉，其成之有名焉，殺爲若干家，釐①爲總集若干，別集若干。又劇論其業之苦與甘也。爲書一通，又就已然之迹，而畫其朝代，條其義法也。爲書若干通，昇人輿者，又必有昇之者。孫曾雲②，又必有祖禰之者。日月自西，江河自東，聖知復生。莫之奈何也已。

龔自珍不戢於言，言滿北南。續谿胡子，則詣自珍舍，就求文章術。自珍正告曰：「不幸不戢於言，言滿北南。口絕論文，瘖③於苦甘。言之不戢，以爲口實。獨不論文得失。未嘗爲書一通。高扁筭中，效韓媿柳，以筆代口。以論文名。覆按無有，子胡決其藩而鉅④其例。且自珍嘗聞胡子言之質矣。粹然胡子之言也。非如自珍言之之宕出汜涌⑤。而更端以言，是謂七十子苗裔之言，是謂禮家大宗之言。其言式古訓力威儀焉。大之言禮經焉，中之言禮節焉，今之言禮牘

簡策焉。譚山水，問掌故，求建置，辨沿革。又胡子所言不一言者也。自珍作而
言曰：將強名此以爲文章，豈可哉。然名此爲文章，又豈不可哉。設又從而區論
之；甲幅近文章，乙幅不近文章。又豈可哉。其率是以言，繼是以言，勤勤懇懇
以畢所欲言。其胸臆滌除餘事之甘苦與其名，而專壹以言。如其不然，而強襲自
珍論文章，則胡子瘁矣。

①釐 使之有序，引申爲定也。

②孫曾雲初 子之子曰孫，孫之子曰曾

孫，曾孫之子曰初孫，字又作仍。

③瘡 不能言也。④鉞 音霹，與鈺

同，方言斲也，漢書注「破也」。⑤汜涌 汜濫而湧起也。⑥瘁 勞也。

錢吏部遺集敘

錢吏部枚卒且八年，遺詩始寫定，是爲辛未歲。越丁丑，錢廷煊走訪龔自珍

海上。屬之曰：「先人詩出又七年，未有最錄之言。將惟天下善言文章之情者是屬。」自珍悄然不能辭。乃滌筆而稱曰：「今天子始親政之歲，舉己未科會試。

主者大興朱文正公。榜出，省貢士之遂於經雄於辭者，雅治一藝者畢在，可八九十人。而吾浙二十一人。其以文采妙當世者，譁譁以十數。嬉矣哉先若後未之聞也。君實以是科成進士。氣文而身順，黝然黑，謾然清。彷彿如有思。諸君先後躋九萬里之上，君意善感慨，又清貧甚。浮湛卒。文正惋歎。杭州以爲失方聞士。詩十卷，無囂濁俚窳俶詭之言。如坐杭州山水閒。重山二湖，孔

翠鸞之屬，往來鳴歎。天清日沈，風起卉木。泠泠乎琴筑語而箏笙鳴。是其可狀者也。小樂府一卷，幽窅而情深。言古今所難言。疑澀於口，而聲音益飛，殆不可狀。前哲有言：古今情之至者，樂器不能傳，文士不能狀，意者然乎！嗟嗟。感前修之易淪，瞻華士而踵起。名滿天下，才嗇於命，情又嗇於才。是集也，宜吾微吟焉，寂聽焉，低徊獨抱焉。弗可已矣。

●錢吏部 卽錢枚清仁和人，字枚叔，一字庭實，號謝齋，嘉慶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好讀書。工詞，以清麗稱。有心齋草堂集徵時詞。

●朱文

正 朱珪也，清大興人。字石君，號南厓，乾隆進士，授仁宗學，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諡文正。

●譚

譚 譚也。

●嫻

嫻 美也。

●黜

黜 黑而有

澤也。

●諤

峻挺之貌。

四先生功令文序

其爲人也，惇博而癒夷①。其文從容②而清明。使枯臞③之士，習之而知體裁。望之而有不敢易視先達之志。盛世之盛！唐之開元元和④。宋之慶歷元祐⑤。明之成化宏治⑥。尙近似之哉！尙近似之哉！其人多深沈惻悱⑦，其文叫歎⑧。自恣芳逸以爲宗，則陵遲⑨之徵已。夫莊周屈平宋玉⑩之文，別爲初祖⑪。而要其羨周任史佚尹吉甫⑫之生，而願游其世居可知也。

自珍嘗之五都⑬之塵市諸物。見有內外完好不訾窳⑭者，必五十歲前物。曷嘗不想見時運之康阜，民生之閒暇，雖形下之器，與夫專道藝⑮等者。又况學士大夫，生賜書之家，而澤躬於爾雅之林者與？

四先生其倫也。四先生皆生世家，皆起家甲科。其仕也始終全盛之朝，意氣雍容^①可觀。其在官也，皆肯徵賓客，買圖史。其未第也，所與游鄉黨間，亦必無穢流不悅學之士。如甘露惠風，夕泣其條而晨冷其柯^②；欲梧桐梓梓之不扶疏^③而榮華，不可得已。宜茲文之進於雅與頌之堂也。

我朝山川發詡。自康熙初元以來，如日炎炎。乾隆之文，一康熙^④之文。視開元慶歷成化善氣之長，數倍過之。然生其間仕其間而能爲四先生之文者，良亦不衆。今付合寫一通，而叙之如此。隻雅奇笙^⑤，時發其聲。欲險^⑥契乎千鐘萬鏞鏘隍闐鞀^⑦之奏者也。非甘叫歎者也。武進管世銘歛口承寵仁和陳登秦桐鄉諸汝卿。

① 瘡夷 瘡同俞，寬舒也，夷平也。 ② 從容 不忙迫急促之意。 ③ 枯臞

枯瘦無肉澤也。 ④ 開元元和 開元元宗年號。元和憲宗年號。 ⑤ 皆唐代

極承平而文學極盛之時，有李杜韓柳諸大家。⑤宋之慶歷元祐慶歷宋仁宗年號。元祐哲宗年號。皆宋代極承平而文學極盛之時，有歐柳王蘇諸大家。

⑥明之成化宏治 成化明憲宗年號。宏治明孝宗年號。亦明代最爲承平之時。成化前後，文學之士有楊士奇楊榮諸人。然尙不盛。定盦舉此，意思非專在文學也。宏治以後，則有李東陽李夢陽何景明諸大家。⑦惻悱 悱惻

之倒言。

⑧叫歎 歎呼歎也。今作嘯。

⑨陵遲 衰歇之漸也。

⑩莊周

屈平宋玉 皆戰國文學家。

⑪別爲初祖

其意謂莊周屈平宋玉之文，亦本

原于六藝古道，而別自成家派。如諸侯之庶子，得爲大夫，而自立一宗，爲其子孫之始祖也。⑫周任史佚尹吉甫 皆周時之良史，周任史佚屢見左傳

引其言。尹吉甫別詳。

⑬五都

義謂都市之大者，漢代以洛陽邯鄲臨淄宛

城成都爲五都。唐以長安爲上都，洛陽爲中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

都，太原爲北都，皆是也。

① 皆窳

史記

「地勢饒，食無饑僅之患。以故

皆窳。」皆窳者苟且偷惰之意。此指器物之劣者言也。

② 專道藝者等

以

道藝爲專門者相等也。

③ 雍容

閒適貌。

④ 夕泣其條而晨冷其柯

皆指

甘露惠風之滋潤樹木言也。

⑤ 扶疏

茂發四散之貌。

⑥ 一康熙之文

一

同也。

⑦ 隻雅奇笙

猶言一歌一吟，言其音少也。

⑧ 險

一作喻。

⑨

闐鞞

一作闐鞞。大聲貌。

金孺人畫山水叙

嘗以後世一切之言，皆出於經。獨至窮山川之幽靈，嗟歎草木之華實，文人思女，或名其家，或以寄其不齊乎？凡民之心，至一往而不可止，是不知其所

出。嘗以叩吾客。客曰：是出於老莊耳。老莊以逍遙虛無爲宗，以養神氣爲用，故一變而爲山水草木家言。昔者劉勰論魏晉宋三朝之文，亦幾幾見及。是或者神理然耶？

吾友王曇●仲瞿。有婦曰金，字曰五雲●。能屬文，又能爲畫。其文皆言好山水也，其所畫有曰山居圖，極命物態。仲瞿實未甘卽隱逸，以從（一有狎字）魚鳥之游。五雲饗筆研而祝之曰：「必得山水如斯畫之美而偕隱焉。」曇曰：「諾。」吁！曩者同時之士，固嘗擬仲瞿似晉宋閒民，不聞其有奇婦。余窺其能事與其用心，雖未知所慕學何等，要真不類乎凡之民矣。抑又聞老莊之言，或歧而爲神仙，或歧而爲此類。將毋此類之能事與其用心，其亦去去有仙者思歟！大夫學宗，尙其思之。庶嬪百媛，尙其慕之。歎息不足，從而緣之辭。

●王曇 清秀水人，又名良士，字仲瞿，乾隆舉人，工畫，好游俠通兵家。

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詩文奇肆，寶光鼎評其西楚霸王碑，謂二千年無此手筆，有煙霞萬古樓集。●金五雲 會稽人。幼受儒經佛典于祖母，工書畫，刪增各家女史，合爲鴻樓圖範，而冠以班氏七誡，又依昭明體例爲女文選、詩四家傳，惜皆未成，年卅六卒。

江左小辨序

江左小辨二卷，失撰者姓氏。有明中葉嘉靖及萬歷之世，朝政不綱，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錢，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歸養望者，風氣淵雅。其故家巨族，譜系多聞人。或劄一書，成刻一帖。其小小異同，小小源流，動成掌故。使倥傯拮据，朝野騷然之世，聞其逸事而慕之。攬其片楮而芳香惻悱。俗士耳食，徒見明

中葉氣運不振，以爲衰世無足留意。其實爾時優伶之見聞，商賈之氣習，有後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躋者。不賢識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爲此辨者，其江左之俊辨也夫！吁！

縱難送曹生

天下范金搏垞●削楮揉革造木几必有伍。至於士也，求三代之言語文章，而欲知其法。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爲之且左右顧視，踈踈●而獨往，其愀然悲也夫！其頽然退飛也夫！智者聞之則曰此豪傑也，胡以言之。古未曾有范金者，亦無搏垞者，亦無削楮揉革造木几者，其始有之，其天下豪傑也。或古有其法，中絕數千歲，忽然有之，其天下豪

傑也。今夫士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而讀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求其法，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而爲之。其志力之橫以孤也，有以異於曩之縱以孤者乎？雖然，夫士也聞之熹，熹奈何？曰吾之志力可以有金而淬④之，范金者弗吾逮也，吾且大賢。吾有坳而方員⑤之，有楮而績⑥之，有革而髹⑦之，有木几而雕鏤削治之，瘡密瘡華瘡⑧賢，吾又大賢。智者聞之，則大聲暴訶之曰止，夫橫者孤矣，縱孤實難，縱者益孤。夫汝從而續之，不難其止。於乎！龔子未得爲智者徒也。然固習聞智者之言也。

里人曹生，籀士⑨也。其所學其所處，難與易之間，適類乎是。閱其孤，識其豪傑。不願其爲天下范金搏坳削楮揉革造木几者姍笑，作縱難。

①范金搏坳 范金卽金屬之工也，凡金屬冶之爲熔，然後以型爲範。故曰范金。搏坳者，以漆和灰而漆器物曰坳，搏者以手團之也。按漆不必搏

垸，疑埴字之僞，下文垸而方員可證，搏埴考工記「搏埴之工二」。埴黏土也，此言陶人製器。②相 相與也。③踐 獨貌。④淬 斷之以水也，凡范金者皆以水淬之，字又作焯。⑤方員 員卽今圓字。⑥績 同繪。⑦髹 一作髹，漆也。⑧瘡 此借爲愈字。言繪髹削治愈密者，則愈華，愈華則愈賢也。⑨籀士 籀讀也。籀士猶言讀書人。

送吳君序

十八九讀古書，執筆道天下事。有執予裾而訊者曰：「世固無人，慎勿爲若言。」則怒喙之曰：「不！奈何無人？」入世五六年，窺當路議論顏色，車敝敝。周乎國門。又有執予裾而訊者曰：「世尙有人，安用若？」則又怒而喙之曰：

「不！奈何有人？」始之否也，不知其無也。繼之否也，不信其有也。東西南北以爲客，游海然，而心茫茫①，目迷漸②，乘舟孤，洄乎大漩之中。颶浪訇③作，魂魄皆渙散。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④。卒無有已矣！退而歸於埳⑤，心已定矣，睫已合矣。槁乎其如息，僂乎其不任負載。然而有敏吾門，貢吾以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之異者，疑什而言一，疑什而信一，則是志已忘也。志忘則欲其驚也難。且勸復往，則必色色恐矣。求涼而飲冰，求熱而熾炭，求絕交而寂寞，求得朋而奮起，不亦順乎？何居吳子之以炭投我於冰之辰也。意者造物使予不平，凡所求焉，無一而使之平。始之否也則繆矣，繼之否也又繆矣！吳子來，是造物者雜以冰炭投於余之心也。吳子請行，其復之於海乎？倘見有少年孤舟獨行者，郵以眡予。予請復往。

① 敵敵

勤懇之貌。

② 茫茫

渺茫而汪洋也。

③ 漸

盡也。

④ 訇

亂

也。⑤空青 寶石之一種，產銅鑛中，大塊中空有水者良，可明目。

⑥埳 音迭。蟻封也。此以自喻其居之小。

送徐鐵孫叙

龔自珍曰：平原曠野無詩也，沮洳①無詩也，磽确陜隘無詩也。適市者其聲
囂，適鼠壤者其聲嘶，適女閭②者其聲不誠。天下之山川，莫尊於遼東，遼倪中
原，逶迤③萬餘里。蛇行象奔，而稍稍瀉之。乃卒恣意橫溢，以達乎嶺外。大澗
際南斗，豎亥不可復步。氣脈所屆，怒若未畢。要之山川首尾，可言者則盡此
矣。詩有肖是者乎哉！詩人之所產有稟是者乎哉！自珍又曰：有之，詩必有原
焉。易書詩春秋之肅若沈④若，周秦間數子之縝若崑⑤若，而莽蕩而噲呶⑥若，

歛之惟恐其坻^①，擊^②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洋而敷腴^③，則夫遼之長白與安大嶺也有然。審是則詩人將毋拱手欲頷^④。肅拜植立，橋乎其不敢議。愿乎其不敢吳^⑤言乎哉。於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⑥兵刑星氣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恠詭以言之之言。乃亦撫證之以並世見聞，當代故實，官牘地志，計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詩，而詩之境乃極。則如嶺之表，海之澣，磅礴浩洶，以受天下之瑰麗，而洩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徐鐵孫者，家遼東，先世扈王師入關，爲正黃旗漢軍人。康熙中，徙廣東，隸廣東將軍，爲廣州駐防人。金戈鐵馬，其世冑也。而徐君用經術起家，登甲科爲劇邑令。以詩睥睨東南。友其人者，淳悶如適遼，雄奇如適嶺海。本末具如吾言。東南知徐君者，本末畢如吾言。乃書是言以弁君之詩之端。抑又有異者。自珍生北方，一窺臨榆，未得溯山川所原本。年四紀，居江介，不樂愁思，

益思游以振奮之。忽然丐徐君磨墨爲薦士書。貸匪屨^⑤將粵行，且曰：自粵歸，則閉戶不復游。徐君諾。娉^⑥矣哉。天下山川首尾，徐君旣扼之，怒未已，其又將扼子之游事之首尾乎哉！

①沮洳

詩「彼汾沮洳」

，水浸處下濕地也。

②女閭

猶今之妓院里巷

也。齊管仲設三百女閭，以便行商。

③透迤

相連屬之貌。

④大澥

渤

澥爲海名。則大澥卽大海之義也。

⑤沚

水從孔急出口曰沚，此用其引申之

意，言其急也。

⑥崱

崱山突梧高峻貌。

⑦莽蕩

莽蕩水大貌。噲

噲水聲之大也。

⑧坻

止也。

⑨欽

欽也，聚也，束也。

⑩昌洋

敷腴

昌洋姿肆之貌。敷腴寬舒貌。

⑪瓠

音微，酒器也。此處不可解，疑是

誤字。

⑫吳

音華，玉篇大聲也。

⑬八儒三墨

韓非子言自孔子沒，儒

分爲八，墨子沒，而墨離爲三。又詳陶潛聖賢羣輔錄。

⑭匪屨

匪音肥，

鄙陋也。匪屨猶言粗履。 ㊟ 侈 音提，美也。

答人求墓銘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儲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肖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肖戚而來者，亦戚而應之。怛悵鋪叙，既成，意尙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尙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計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是求請者與爲

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爲傳爲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或錫之傳，或錫之誌銘。詞體如是，固若是其易而無擇與？

君家有世德，法宜爲文章。又辱吾子諉責。不可辭。而惟^④不忍爲誌銘。謹撰上墓表。

●不肖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 猶言其容不肖戚，其狀詞不條區類列者，則不允爲之文也。 ●招悵 猶言曰惆悵。心不安也。 ●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 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文。 ●四植 特也。

與江居士箋

別離以來，各自苦心。榜其居曰「積思之門」，顏其寢曰「寡權之府」，銘

其凭曰「多憤之木」。所可喜者，中夜皎然，於本來此心知無損已爾！

自珍之學，自見足下而堅進。人小貧窮，周以財帛，亦感檀施①；况足下教我求無上法寶乎？人小疾痛，醫以方藥，亦感恩力；况足下教我求無上醫王乎？人小迷跌②，引以道路，亦感指示；况足下教我求萬劫息壤③乎？別離已深，遠足下督策，掉舉轉多，昏沈不甦。

至於手教慮信根退。想戲弄之言。自珍久不見有信根，信是何根？根何云信？本來如是而已。何況有退失邪？

重到京師又三年，還山之志，非不溫縈寤寐間；然不願汨沒此中，政未易有山便去。去而復出，則爲天下笑矣。顧弢④語言，簡文字，省中年之心力。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彰彰。水何容拒之哉！萬一竟可還，還且不出。是亦時節因緣至爾。至於與人共爲道，夙所願也。寢⑤負至今，雖遇聰明貴

人，祇宜用一切世法而隨順之。陳餓夫之晨呻於九賓鼎食之席，則叱矣。憇寡女之夜哭於房中琴好之家，則諍矣。况陳且憇者之本有難言也乎。行願品久收到。圓覺延聞蘇州刻成。前約所云不忘也。常自致貝居士。伏惟吉祥不宣。癸未六月二日自珍和南。

檀施 卽梵話檀那也。翻譯名義「檀那法界次第云秦言布施，若內有信心，外有財物，三事和合，心生捨法。能破慳吝，是爲檀那。」卽今言布施也。

一 跌 借爲失。

二 萬劫息壤 言遭遇萬劫，而後休息之地也。

三 破 弓衣也，此引申爲藏也。

四 漸漬而非驟至也。

五 陳餓夫四句 猶言餓夫之晨呻，陳之于九賓鼎食之席，則當受叱，寡女之夜哭，乃憇說之于房中琴好之家；則遭詬諍也。

與人箋一

客言足下始工於文詞，近習考訂。僕豈願通人受此名哉！又云足下既習考訂，亦兼文詞。又豈願通人受此名哉！足下示吾近勇去口吻之冶俊，爲汪洋鬱栗冲夷，是文章之祥也。而頗熹雜陳枚舉夫一二瑣故，以新名其家，則累矣累矣！

古人文學，同驅並進。於一物一名之中，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終極。綜百氏之所譚，而知其義例。徧入其門徑。我從而筦鑰之。百物爲我隸用。苟樹一義。若渾渾圓矣。則文儒之總也。

近勇去口吻二句 言近來勇于革去口吻間淫冶奇俊之語，而爲汪洋勃鬱冲

淡平夷之文。言其文之變也。②古人文學句 言古人與文與學二者同驅并進也。③筧鑰 鎖匙也。此借言爲之引理主持如爲戶門之管鑰也。

與人箋二

少④習名家言亦有用。

居亭主擴擴⑤嗜利，論事則好爲狠刻以取勝，中實無主。野火之發，無司燧者，百里易滅也。

某公端端，醉後見疎狂，殆真狂者。某君借疎狂以行其世故。某君效爲騃穉以行其老詐。某一席之議，前後不相屬，能勸說而無線索貫之，慮不壽。朝士方貴，亦作牢騷言，政是酬應我曹耳。善忌人者術最多，品最雜，最工者乃借風勸

忠厚，以濟勸而行伐^④。使受者傷心，而外不得直^⑤。寔名之士如某君。孤進宜憫諒也。某童子妍黠萬狀。志賣長者。奸而不雄。死而諱愍悼者哉。

①少 稍也。 ②曠曠 粗野之貌。 ③燧 取火之具也。 ④最工者二句

言善忌之人，其最工妙之術，乃是借諷勸忠厚以濟其所欲，而行其韃伐也。 ⑤外不得直 言外表不能明善忌者之詐術，以申其直也。

與人箋二

吾子改之：夷坦酣嬉於人，人以機械至^①，吾子覺大恨。婁^②受侮，吾子必改之。道無畦者，事有闕也^③。中無險者，貌有畔也^④。與之爲無滓無擇，又不制於外，吾子必受侮矣。言難則聽者重，步難則與游者重，愛憎難則受者重^⑤。

重則不予侮，乃全吾愛。書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從吾子之行。必且曰恭敬爲僞薄，胡不與人坦夷而酣嬉。市人之兄弟，異乎士大夫之所聞。織夫佻人，當吾前而不有忌憚。君子深恥之。曰：「我之不足忌。彼窺之矣。」

●夷坦酣嬉于人人以機械至 言人以平夷坦白之懷，酣嬉于人羣者，人多以機械之法，以對之，蓋夷坦則易見其心，酣嬉則易激人忿也。 ●婁 同

屢。 ●道無畦者事有闕也 言人之行道于畦徑者，則事必有所限。 ●四

中無險者貌有畔也 言中心無險詐者，其貌似有畔離不能親近之像。 ●五言

難三句 言出言不易，則人之聽者以爲重。步行交往不易者，則與之游者重。不易爲愛憎，則人之受其愛憎者必以爲重也。 ●書曰剛而無虐二句

與人箋七

示與某學士書，稱爲「某官先生」。而以其主書院，故自稱門生。非禮也。漢儒自一經相授受外，無師弟子。東京處士喜標榜，然史稱會葬者三千人，皆交游，非弟子。師弟子分至嚴。唐宋人猶知之。故以韓愈之賢，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門生自居。惟大臣愛士而薦之於朝者，或稱門生。范文正公之於晏元獻是也。唐宋科目士有此感恩知己之論，而亦非古道也。特未乖名教。君子生唐宋以後，則貌而從之。若夫書院之設，山長之名，南宋始有。不與三代家塾黨庠州序同制，與提舉宮觀之祠官並興，私立名字，號召徒衆，人樹一幟，至於明季東林復社之徒，雲合霧散，所在響應。有數千人而出一人之門者。明之亡雖不盡繫

此，此師此門生與有力焉。然猶可言者。曰志私而號則公，學非而名尙正。故其時門生無不歸美其師。曰吾師講學也，或曰崇名節也。今之書院，則又宋明書院之臯人也，假借權要，薦之郡縣之長，皇問經師人師，忝然擁席坐，實干謁之客耳。然猶可言者曰，致其羔雁而甲乙其時藝，則亦舉業之師也。若某學士，則又今之書院之臯人也。學士主新安書院三年矣，未嘗至徽也。徽之士不識其面，三百人中無稱門生者。古人爲師心喪三年，比於君父。民生之義固然。師如其易且多也，今之士將終身治其心喪而不暇也。又今世通例，凡稱彼「夫子」者，自稱「門生」，或稱「受業」。稱彼「某官」「某先生」者，自稱「後學」，二者不相溷。足下於某學士，旣稱之某先生矣，而又自亂其例，稱「門生」何也？倘改曰「歛後學某奉書學士先生左右」，則士於大夫禮亦宜然。足下講古學之日久，故僭商定如此，其他詞義皆善。不宜。

●家塾黨庠州序 禮記學記「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皆古學校之制也。
●提舉宮觀之祠官 宋代于各地宮觀，皆設官掌之，曰提舉某宮觀。
●東林復社 皆明末學士所組織之黨社。東林始于無錫顧憲成高攀龍二人，講學于宋時楊時東林書院舊址，聲氣甚盛。及魏闈時，大興黨禍，殊斥殆盡。其後張溥等十餘人，集合南北各省文社，會于吳郡，繼東林以講學，聲名益甚，稱爲復社。

與人箋八

今有家於此；鄰人諱●其東，市人譟其西。或決水以灌其塙，或放火以燒其籬。舉家惶駭，似束手無策矣。入其門，奴僕鵠立。登其庭，子姓秩然。奴僕無

不畏其家長者，子姓無不畏其父兄者，然則外來者舉無足慮，而其家必不遽亡。又有家於此；賓客望門而致敬，四方財貨麇^①至，門庭丹雘^②，奕奕華好。入其門則奴僕箕踞而嬉，家長過之無起立者。登其堂，有孫攘臂，欲箠笞其祖父。祖父欲愬於賓客，面發頰而不得語。此家甯可支長久耶。

開關以來，民之驕悍不畏君上，未有甚於今日中國者也。今之中國，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脣焦，於今數年，欲使民不吸鴉片烟，而民弗許。此奴僕踞家長子孫箠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風納款。中國尙且可恥而可憂。願執事且無圖英吉利。道光庚子冬十有一月初九日自珍頓首。

① 詭 詭辭也。

② 麇 集也。

③ 丹雘

書「其惟塗丹雘」。

油漆所用

之材料也。

京師樂籍●說

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於其京師及其通都大邑，必有樂籍。論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龔自珍論之曰：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備，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霸天下之統，其得天下與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齊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聰明喜論議者也。身心閒暇，飽煖無爲，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留心古今而好論議，則於祖宗之立法，人主之舉動措置，一代之所以爲號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師。以其人民衆多，非一類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餘戶入樂籍，樂籍既布於京師，其中必有資質端麗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裨闔●以爲術

焉，則可以箝^六塞天下之游士。烏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資財，則謀一身且不暇，無謀人國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則無暇日以談二帝三王之書，又不讀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纏緜歌泣於牀第之間，耗其壯年之雄材偉略，則思亂之志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爲簌體^七詞賦游戲不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論議軍國臧否政事之文竟可以毋作矣。如此則民聽壹，國事便，而士類之保全者亦衆。曰：如是則唐宋明，豈無豪傑論國是，掣肘國是，而自取僇^八者乎。曰有之。人主之術，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術，足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樂籍 以樂爲業之戶籍。卽後世之公倡也。蓋古之倡者，必能歌，故曰樂籍也。

●二帝三王

指堯舜二帝，夏禹商湯周文王三王也。

●老子曰三

句 見道德經。

●四 孔子曰二句

見論語。

●五 裨闔

猶言開合也。裨音

擺。此則引其義用之。如今言操縱，縱擒之意也。⑥箝 夾持也。⑦籟

體詞。韓偓爲香艷詩，曰香簌集，後人因以豔詩爲簌體詩。⑧僂 辱也。

又通作戮。僂人得罪之人也。

說京師翠微山

翠微山者，有籍①於朝，有聞於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隱者之所居也。

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爲高矣。不絕高，不敢絕高以俛②京師也。不居正北，居西北。爲繖蓋③不爲枕障也。出阜城門三十五里，不敢遠京師也。僧寺八九，架其上，構其半，臚其趾。不使人無攀躋之階，無喘息之憩，不孤巉④，近人情也。與香山靜宜園相絡相互，不觸不背，不以不列於三山爲懟⑤也。與西山

亦雖亦合，不欲爲主峯，又恥附西山也。草木有江東之玉蘭，有蘋婆，有巨松柏，雜華靡靡芬腴。石皆黝潤，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諧於俗。不以僻儉名其平生也。最高處曰寶珠洞，山趾曰三山齋。三山何有？有三巨石離立也。山之盤有泉曰龍泉，澄澄然渟其間。其甃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爲僧廬焉，名之曰龍泉寺。名與京師宣武城南之寺同。不避同也。寺有藏經一分，禮經以禮文佛，不則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言龍泉，龍泉退焉。餘皆顯露，無龍泉則不得爲隱矣。余極不忘龍泉也。不忘龍泉，尤不忘松。昔者余游蘇州之鄧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飛，白晝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千畝，平生至是見八松矣。鄧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肅。鄧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鄧尉之松，殆不知天地爲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者也。

①籍 戶冊曰籍。此借言翠微山之著于冊籍也。②俛 下臨而視也。③繖蓋 繖今俗作傘。④峻 孤特貌。⑤懟 怨也。⑥離 相並連也。⑦整 音周。山曲曰整。⑧藏經 佛經佛典曰藏經。⑨退 曲行也。⑩隱矣 一本此下有「餘皆散漫布列，非氣所聚，神所聚，無龍泉，全山失神矣，」數句。⑪鄧尉 蘇州山名，在太湖之上，多梅花，爲江南名景之一。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居禮曹。客有過者曰：卿知今日之揚州乎？讀鮑昭蕪城賦①，則遇之矣。

余悲其言。明年乞假南游。抵揚州。屬有告糴^①。謀舍舟而館。既宿，循館之東牆，步游。得小橋俛溪，溪聲謹。過橋遇女牆，翳^②可登者登之。揚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見。曉雨沐屋，瓦鱗鱗然。無零瓷斷甃^③，心已疑禮曹過客言不實矣。入市求熟肉，市聲謹。得肉。館人以酒一餅蝦一筐餽。醉而歌。歌宋元長短言樂府。俛窗嗚嗚^④，驚對岸女夜起。乃止。客有請弔蜀岡者，舟甚捷。簾幕皆文繡。疑舟窗蠡殼^⑤也，審視玻璃五色具。舟人時時指兩岸曰：某園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約八九處。其實獨倚虹園圯無存。曩所信宿^⑥之西園門在，題榜在，尙可識。其可登臨者尙八九處。阜有桂。水有芙渠菱芡。是居揚州城外西北隅。最高秀，南覽江，北覽淮。江淮數十州縣治，無如此治華也。憶京師言，知有極不然者。歸館。郡之士皆知余至，則大譁。有以經義請質難者，有發史事見問者，有就詢京師近事者，有呈所業者文若詩若筆若長短言若雜著若叢書乞爲叙

爲題辭者，有狀其先世事行乞爲銘者，有求書冊子書扇者，填委塞戶牖。居然嘉慶中故態。誰得曰今非承平時邪？惟窗外船過，夜無笙琶聲。卽有之，聲不能徹旦。然而女子有以梳子華髮爲贊求書者。爰以書畫環填互通問。凡三人，淒馨哀豔之氣，繚繞於橋亭艦舫間。雖澹定。是夕魂搖搖不自持。余旣信信。拏流風，捕餘韻。烏覩所謂風啤雨嘯，齟抗悲鬼神泣者。

嘉慶末。嘗於此和友人宋翔鳳側豔詩。聞宋君病，存亡弗可知。又問其所謂賦詩者不可見，引爲恨。臥而思之。余齒垂五十矣，今昔之慨，自然之運。古之美人名士富貴壽考者幾人哉？此豈關揚州之盛衰。而獨置感慨於江介也哉？抑予賦側豔則老矣。甄綜人物，蒐輯文獻，仍以自任，固未老也。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爲蕭疏澹蕩，冷然瑟然，而不違使人有蒼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予之身世雖乞糶，自信

不違死。其尙猶丁初秋也歟？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①鮑昭蕪城賦 文見文選。鮑昭六朝宋人。字明遠。文辭膽逸，世祖召中書

令。②告糴。 向人借錢曰告糴。③齧 缺也。④甃甃 甃井壁也。甃

輒也。⑤嗚嗚 歌聲也。⑥蠡殼 江南以蠡湖所產之殼，冶之使薄。

則透明，以飾窗。⑦信宿 再宿曰信宿。⑧信信 信之至也。⑨擎

執持之也。⑩風啤雨嘯語抗悲鬼神泣 首句鮑氏蕪城賦中語。下二句，

意亦在賦中。⑪宋翔鳳 清長洲人。字千庭。嘉慶舉人。官知州，精研經

學。有浮溪精舍叢書。

論京北可居狀

京師春益早，冬益燠，客益衆，土著益詐。吾相北方。獨宣化府承德府之間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長子孫。

今夫東南草木，朮朮●然易榮也，易高大也，易槁也，蠹空其中，雨漬其外，有園圃者不規久遠，不能儲以爲美材。宣化承德間，少木，木四月始榮。其華肥，其葉長，其材堅。得三頃之礪确●以種木，三十年而材之，棟宇棺槨之利，可以專數縣。恆寒，故腠理●實。恆勞，故筋骨固。食妖服妖玩好妖不至，故見聞定。居天下極北，仕者賈者不取道。不取道無過客矣，故家室姻戚皆舊。近宮牆蹕路不爲陋，子孫如智慧，亦可以窺掌故矣。

東南生齒密，邱墓密，歲歲埋之，歲歲掘之，故土浮。故土多石少。宣化承德間平地皆巨石，地氣不洩，氣不洩故無蚊蚋毒蟲，亦無瘟疫疢疾。人畜皆壽。如夾山而居，山之拗^④，縱可四百丈，橫四之一。可以牧牛羊^⑤牛。牧可以代田，石炭可以代薪。狼狐野貓之皮，可以代蠶。子孫如聰慧者，宜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可以代東南書記之館，教讀之師。吾有丈夫子二，如一支回南，一支遷北，他日魂魄其歆北乎？

噫，吾少年營東南山居，中年仕宦。心中溫溫然不忘東南之山。居京師，既不欲久淹。天意詞^⑥我，人事慕^⑦我，又未必使我老東南从曼妙之樂也。我方圖之矣。丁酉十月與客言志。既送客，書示兒子。

① 朮朮 草木盛茂貌。

② 磽确 地之堅硬瘠薄者曰磽确。

③ 腠理 史記

扁鵲傳：「君有病，在腠理皮膚間也。」

④ 拗 山阿也。

⑤ 犂 野牛

也。⑥ 詞 探刺也。⑦ 碁 毒害也。

病梅館記

江寧之龍蟠①，蘇州之鄧尉②，杭州之西谿③，皆產梅。

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以疎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天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

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天其稊；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

哉！

予購三百瓮^④，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櫻縛^⑤。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⑥。關病梅之館以貯之。

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龍蟠

南京城西漢西門內清涼山南麓有龍蟠里，昔日盛產梅，今竟完全消

滅，不見雪中高士矣。或以龍蟠爲鍾山，非。

●鄧尉 山名，在蘇州西

南。漢有鄧尉者隱此，故名。山多樹梅，花時一望如雪，行數十里，香風不絕。見一統志。

●西谿

葉廷琯鷗陂漁話：武林西溪梅花最深處，舊稱花

海。武林，山名，在杭州西南。④瓮 同盆。⑤解其椶縛 鬻梅者以椶線縛梅，使之或曲或欹，以求悅於人，故解之。⑥詬厲 詬，辱罵也；厲，病也。詬厲，猶言詈之而使其恥辱也。

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

何以疑若可守然？

曰：出昌平州①，山東西遠相望②，俄而相輳相赴，以至相蹙。居庸窺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

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

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九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

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上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

自入南口，城甃^四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

自入南口，流水留吾馬蹏。涉之礎然^六鳴，弄之則忽涌忽洑^七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八之源也。

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九、棠梨，皆怒華。

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與余摩臂行。時時橐駝衝余騎顛。余亦搥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尙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虜者相搥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

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網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橐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道矣。』

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之民，皆言是明時修。徵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

世，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而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

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全道。

①居庸關 在河北昌平縣西北。呂氏春秋及淮南子皆曰天下九塞，居庸其一

也。明洪武間，徐達復累石爲城。自後永爲舊都（北平）北面之固。②昌

平州 今昌平縣。③山東西遠相望 地理志：「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西

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④瓮 以石砌入城牆也。⑤景泰 明景帝

年號。⑥琤然 珮玉聲。⑦泮 音伏。洄流也，一曰泮流。⑧隰餘水

流入白河。卽今榆河，在昌平縣南。⑨蘋婆 卽蘋果。⑩橐駝 卽駱

駝。⑪搥 擊也。⑫江左 謂長江以東之地，卽今江浙等處。魏禧日錄

雜說：「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蓋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

耳。」按龔爲浙江仁和縣人。⑬趙宋 南宋都臨安，今河北（燕）山西

（趙）之地，悉淪於金。⑤反羆者 羆，獸細毛。蒙古人衣皮多反着，故

曰反羆。

⑥克西克騰蘇尼特

內蒙古二旗名。

⑦入京詣理藩院交馬

京，北平；詣，至也。清置理藩院，掌內外蒙古及額魯特之年班朝貢承襲等事。交馬，貢馬也。

⑧間道

元史：「太祖攻居庸，不能下，問計於札八

兒。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兒輕騎前導。自暮入谷，黎明已在平地。疾趣南口，金兵潰駭。」是則居庸間道，古已有之，龔特未之知耳。⑨陂陀 地勢高下不平曰陂陀。⑩坳 一般均作岔，今據定盦續集卷一頁四校改。坳，集也，聚也。

曹尙志碣

里人曹文昭，乞爲其父刻墓之石。謹讀狀。仁和其籍，曹其氏，尙志其名，七十有二其年。不賈不仕，不客卿大夫。無飾言，無飾行。晚好西方聖人之言。不博其義，但持名字。其死也，西面稱名泊然化。龔自珍曰：東城單炤吳樹虛龔唐而下，多愨行潛異之民。不汨沒生死，曹君又其一也。里仁爲美，吾里真仁哉。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墓碣銘

嶺南有女子焉；哭其母，又哭其父，又哭其兄，又哭其殤，遂先所天卒。女有女弟二，相愛，以哭其女兄相繼卒。竺矣乎一門之內！嗇於季，豐於思，鬱於

性，薄於祜。天鍾之，天皆疚之。有如是乎！所天既貴，告其友仁和龔自珍云：「吾婦卒之日，吾方北游。莫視含，茲窆有日，願書其表隧之石。」自珍乃次之曰：「山陰周德瑞，客嶺南，占番禺籍。生聚榮，聚榮生女子子。適同縣黃玉階。中道光丙申進士，官刑部主事。贈妻安人，晉宜人。以不及刑部君之貴，食貧茹艱，婉惠慈順，自姑嫜及三族無間言。生嘉慶乙丑也。卒道光癸巳也。春秋二十有九。宜銘。銘曰：

人生兩間，哀樂固無極也。賢智過情，不肖不及也。矧后媪之積癘兮，非女子之善戚。仙吾不可期，佛吾不可思。爲鬼果如爲人之聚首兮，又愴怛而弗敢知。女子之征亦寥廓也，匪骨匪肉，翔所各也。黃子無聊之言。則曰夜臺樂也！

徐泰母碣

侯官林氏女，爲上海徐兆洙妻，期而寡。遺腹子曰泰。泰從林受孝經。既長，好文章。篤於朋友，龔自珍友之。告自珍曰：「吾母平生再刲股，一療吾外王母疾，再療吾王母疾，皆癒。親族無知者。寡十四歲而卒。卒歲餘，吾祖母病眩瞽。家人恐。病者忽自語：「愈矣！適四娘立吾側。飲吾茶。」果癒。侍病者皆泣。四娘者，吾父于諸同產季也。道光十九年。詔旌上海縣徐兆洙妻林氏。立石墓側。使自珍銘。銘曰：

生以肉療母，死以魂翼母，宜有德有文之子熾爾後。

孔憲彝母碣

闕里孔憲彝，其氣儒者。手狀乞銘其母之阡。按狀孫氏浙產，歸孔昭口，生三子。憲彝仲也。逮事威姑。先所天卒。春秋三十。能刻繆篆，施金石，組紉之事，絲竹筆牘之藝。靡不通眇焉。銘曰：

璇珠輝輝氣質溫，必有圓折鍾厥源。吾郡葩華莫若孫。車來闕里高閉門。東魯喪矣西湖媛。此有式者魯後昆。

朱殤女碣

朱山人游東海，望姜女祠，海中孤墳，雲水環壅，天色垂縹，俯之幽然。心動而識焉。役反，其女殤。家人葬之東直門●某村。翌日，自往哭之。地多野潦，曠浪無垠。目窮魄動，觸其前境。神思無形，乃成識兆。告其友龔自珍言如此。乞書于碣。道光元年冬也。

金侍御妻誄

金侍御妻曰韓，宜于姑而死。死之夕，姑于三千里外夢之，如訣者。初，夫

婦上書母。母報問。侍御取繼娶。有獻於姑，不報。或問之。曰：「思故人也。」侍御遷一階，馳書賀母。亦不報。曰：「吾傷故人不及見。」侍御具狀乞文。

烏名姑惡，誰當雪之？款名慈姑，又誰植之？遇人不齊，民生萬千。孰天其恩，孰疚其年？死生之際，亦孔不昧。魂踰湖江，以訣縛愛。有泣在膺，有聚在房。舍圖其新，我箴不忘。

別辛丈人文

新安●郡齋古桂，唐時植也。尊之曰辛丈人，相依者四年。茲將別去，爲文使聽之。其詞曰：

我來新安，神思窈冥。晝夕何見？丈人青青，我歌其文，丈人常聽。我思孔

煩，言爲心聲。傷時感事，懷都戀京。歌不可止，舞亦不亭。別有妙詞，一家不名。雲烟消眇，金玉瓏玲。文奇華古，文逸華馨，文幽華邃，文怨華零。有鸞來窺，翔顛自鳴。匪其和余，丈人之靈。山雨春沸，城雲暮局。簡而不僵，丈人之形。辛而不煎，丈人之情。逝今去茲，何年再經。華開月滿，照吾留銘。

新安 今徽州。時定齋年二十四。一家不名 不名一家，猶言不成家數也。

石言

羣山之松，五百歲死。攝山之松，千歲死。包山之松，二千歲死。黃山之松，三千歲死。鬣死，肉死，液死，榦死，芳香亦死，有不死者。化而爲石。

五牛勝一枚⑤。石自言曰：予肩天之戕③，冬雷夏霜。予要妣王④，不識姬昌⑤，今何世矣？升共工氏⑥之堂。

①鬣 此指松之葉，如鬣也。②五牛勝一枚 言五牛乃能勝任載一枚石

也。③肩天之戕 猶言代天主戕。戕殺害也。卽下文冬雷夏霜之謂也。

④妣王 禹母吞薏苡而生禹。子孫因以爲姓。此指禹王言。⑤姬昌 卽周

文王。姓姬名昌。⑥共工氏 古掌水之官，世居江淮之間，高辛滅之。而

子孫猶不失其官。舜流共工于幽州，其官始易他氏。

吳之癯

癯不知何輩流？其籍吳中，大略生乾隆時。卒嘉慶時。讀其言，百憂之所

窟。衆香之所宅。其行無有畔涯。其平生甚口，其言盡口過也。過其里之子弟曰：「若爲子弟而清淳之質亡矣。」過其父老曰：「負所見聞。」之都市，益過其父老曰：「上古飼狗之盆。萬年猶不以薦器。」之其州之大聚曰：「州將潰。」或問之曰：「貧者詐升斗乎？富者膳飛走乎？事令長不父母乎？」皆曰：「不然。」則州何爲潰。」曰：「父老死矣，子弟不得爲他日父老。」問何爲？曰：「無積不以讀大聚之條約。」則哦禮經之文曰：「土敝故草木不長。水煩故魚鱉不大。」之京師，過其郎曹曰：「古也剛愎，今也柔而愎。」過王公大人之清正而儉者，曰：「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嘗怒人而弗絕也。曰：「容之甚於絕之。」過愿者誦巧言之五章。當此時，天下聞此耀言如此矣。顧耀少年受人片譽，越五十季，遇其曾孫於市，脫百金之裘贈之。親爲駕，載之歸舍。

書金伶

金伶德輝，以字行，逸其名矣。吳人。乾隆中，吳中葉先生以善爲聲老海內。海內多新聲，葉判而律之，納於吭。

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劇曲。清曲爲雅讌，劇爲狎游。至嚴不相犯。葉之藝，能知雅樂俗樂之關鍵，分別銖忽而通於本。自稱宋後一人而已。葉之死，吾友洞庭鈕非石傳其祕，爲第一弟子。

德輝故劇弟子也，隸某部，部最無名。顧解書，以書質鈕而不以歌。一夕歌，鈕判而律之，納於吭，則大不服。鈕曰：「毋曰吾不知劇，若吾所知，殆非汝所知也。」即欲論劇。則歌某聲，當中腰支某尺寸，手容當中某寸，足容當中某

步。金始駭。就求其術。鈕曰：「若不爲劇，寒餓必我從，三年藝成矣。」曰：「諾。」江左言歌。自葉先生之死，必曰鈕生。而德輝以伶工廁其間，奮志孤進，不三年，幾與鈕亢。

乾隆甲辰。上六旬，江南尙衣齏使爭聘名班，班之某色人藝絕矣，而某色人頗絀。或某某色皆藝矣，而笛師鼓員琵琶員不具。或皆具而有聲無容，不合。駕且至，頗窘。客薦金德輝。德輝上策曰：小人請以重金，號召各部，而總進退其所短長。合蘇杭揚三郡數百部，必得一部矣。齏使喜，以屬金。金部署定其目。錄琵琶員曰蘇州某。笛師曰崑山某。鼓員曰江都某。各色曰杭州某。曰江都某。而德輝自署則曰正旦色吳縣某。隊旣成，比樂作，天顏大喜。內府傳溫旨，燈火中下珍饈醞玉器宮囊不絕。又有旨詢班名。齏使奏江南本無此班，此集腋成裘也。

駕旣行，部不復析，而寵其名曰集成班。後更曰集秀班。

德輝既以僞旨重江左，遂傲睨^六不業。鈕生屏人戒之曰：「汝名成矣，藝未也。當授汝哀秘之聲。」明日來，授以某曲。每度一字，德輝以爲神。曲終，滿座燭盡滅。德輝竊譜其聲而不能肖。

其年秋。大商延客召集秀。——乾隆時。貴僚賢公子喜結歡名布衣。當佳晨冷夕，笙簫四座，被服靚耀^七，姚冶跌邊^八時，則必有一人敝衣冠面目不可烹而清醜入圖畫者。視之如古銅古玉，娑娑然權奇^九雜廁於其間，以爲常。其人未必天下奇士也，要之能上識貴人長者大官走聲譽，下能覬^十名僧羽士名倡怪優劍俠奇巧善工之倫。以故非非石不能致德輝，而德輝試技之日，主人以德輝所自薦也，非石爲上座。既就夕，主客譁。惟恐金之不先奏聲。既引吭，則觸感其往夕所得於鈕者，試之忽肖，脫吭而哀。坐客茫然不省。始猶俗者省，雅者喜。稍稍引去。俄而德輝如醉如寐^{十一}，如倦如倚。如眩瞶^{十二}。聲細而謫，如天空之晴絲，纏綿悽

聞。一字作數十折，愈孤引不自己。忽放吭作雲際老鶴叫聲，曲遂破。而座客散已盡矣。明日，鈕視之而病，鈕悔曰：「技之上者，不可習也。吾誤子，子幸韜之而習其中。」德輝亦悔。徐扶起。燒其譜。故其譜竟不傳。而德輝獲以富且美譽終。德輝卒，時年約八十餘，無子，有弟子曰雙鸞，非高弟也，能約略傳其聲。貧甚，走南東至託子。嘉慶己卯冬，非石在子座上，字謂之曰：「雙鸞早出世十年，走公卿矣。」龔自珍曰：「非石今僕。」然在酒間，爲予道蘇揚此類事甚夥。金德輝事自甲辰起，大約迄癸丑甲寅間。噫！江東才墨之藪，樓池船楫之觀，燈酒之娛，春晨秋夕之游，美人公子憐才好色姚冶跌邊之樂，當我生之初，頗有存焉者矣。」

●老海內 言爲海內之一老。

●剗

漢書文帝紀「自度曲，被歌聲，分剗

節度」。注：「剗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爲之節飾也。」●銖忽，皆量之小

者。④鈕非石 卽鈕樹玉也。非石一作「匪石」。吳縣人。隱于賈。博極

羣書。尤深小學。有說文解字校錄說文新拊字考諸書。⑤集腋成裘 慎子

「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成也。」喻合衆所以成一事也。⑥傲睨 高視傲慢

不和于人也。⑦靚耀 靚粉黛粧飾也。⑧姚冶跌邊 姚冶猶今言天冶。

跌邊卽佚蕩。放蕩不拘之貌。⑨權奇 權譎也。奇異也。權奇又連文。意

謂詭譎奇怪之形也。⑩覷 密察也。⑪寐 夢中言曰寐。⑫眩瞖 目

不明曰眩瞖。此借言聲音之不明也。⑬僂 僂垂貌。一曰懶懈也。⑭楫

同楫。

上清真人碑書後

余平生不喜道書，亦不願見道士。以其勦用佛書門面語，而歸墟①只在長生。其術至淺易，宜其無瓌文淵義②也。獨於六朝諸道家，若郭景純葛稚川陶隱居③一流，及北朝之鄭道昭④，則又心喜之。以其有飄飄放曠之樂。遠師莊周列禦寇，近亦不失王輔嗣一輩遺意也。豈得與五斗米弟子並論而並輕之邪？至唐而又一變。唐之道家，最近劉向所錄「房中家⑤」。唐世武墨楊玉環⑥，皆爲女道士。而至真公主⑦奉張真人爲尊師。一代妃主，凡爲女道士可考於傳記者，四十餘人。其無考者，雜見於詩人風刺之作。魚元機李冶⑧輩應之於下。韓愈所謂「雲函露閣事窈窕」。李商隱又有「絳節飄搖空國來」一首，尤爲妖冶。皆有唐

一代道家支流之不可問者也。因跋上清真人碑，忽然感此，牽連記。姑蘇女士阿
簡侍。附記。

① 歸墟 猶言歸處也。

② 瓊文淵義 瓊偉之文，淵深之義也。

③ 郭景純

葛稚川陶隱居 卽郭璞葛洪陶宏景也。皆六朝時習道家言，而不有文彩著作

者。

④ 鄭道昭

後魏人。字僖伯。少好學，綜覽羣言，好爲詩賦。自稱中

岳先生。

⑤ 房中家

漢劉向撰藝文志，分爲六略，方技略中，有房中術一

家。蓋卽與後世俗所謂採補術相同。

⑥ 武墨楊玉環

卽武則天楊貴妃也。

武氏本太宗時選爲才人。太宗崩，削髮爲尼。高宗時復蓄髮入宮。旋立爲

皇后。

⑦ 至真 公主。

⑧ 魚元機李冶

兩皆唐妓，後爲女道士者。

書王隱君

於外王父^①段先生^②廢簾中見一詩，不能忘。於西湖僧經箱中見書心經^③，蠹且半，如遇簾中詩也，益不能忘。

春日出螺師門，與轎夫戚貓語。指荒塚外曰：貓「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其處；歸不向人言。段不能步，我昇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循塚得木橋，遇九十許人，短褐^④暴日中。問路焉；告聾。予心動，揖而徐言：「先生真隱者。」答曰：「我無印章。」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日晡^⑤矣，貓促之，悵然歸。

明年冬，何布衣^⑥來談古刻。言：「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⑦。吾得心疾，醫

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兩劑而愈。曰，「爲此拓本來也，」入室徑攜去。」

他日見馬太常^⑧，述布衣言。太常俛而思，印^⑨而掀髯曰：「是矣，是矣。吾甥鎖成，嘗失步入一人家。從竈後湫戶出，忽有院宇，滿地皆松化石^⑩。循讀書聲，速入室。四壁古錦囊，囊中貯金石文字。案有謝朓集^⑪。借之，不可，曰，「寫一贈汝。」越月，往視其書，類虞世南^⑫。曰，「蓄書生乎？」曰，「無之。」指牆下鋤地者，「是爲我書。」出門遇梅一株，方作華。竊負松化石一出^⑬歸。若兩人所遇，其皆是歟？」

余不識隱君，太常、布衣皆不言其姓，吳轎夫言髣髴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言是王老者寫。參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鋤地能書者姓。

橋外大小兩樹倚依立，一杏，一烏相^⑭。

①外王父 王父，祖也。爾雅：「父之考爲王父。」注：「如王者尊之。」外王父，外祖也。

②段先生

卽段玉裁。

字若膺，一字懋堂。

精文字學，

著有說文解字注，頗精博。

③心經

佛經名。

宋史藝文志：「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一卷。」俗簡稱心經。

④短褐

褐，毛布也。

短褐，貧者之服也。

⑤晡

波烏切，申時也。日過午後爲晡。

⑥布衣

謂庶人也。鹽鐵論：

「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僅麻枲，故曰布衣。」

⑦郎邪石

郎邪刻

石在郎邪臺。秦始皇二十八年，作郎邪臺，立石刻，頌秦德；二世元年，東

行郡縣，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又從李斯等請，具刻詔書。

按臺在今山東諸城縣東南百六十里，三面環海。此刻石清咸同間尙存十二行

八十六字，近年忽失去。

⑧太常

官名。

掌宗廟禮儀之事。

⑨印

同

仰。①松化石 石質之有松紋者。②謝朓 字玄暉，南北朝南齊陽夏

人。③虞世南 字伯施，唐餘姚人。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長五言

詩。工文，善書，唐太宗稱其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爲五絕。④

出 卽塊字。⑤烏柏 木名，葉圓繁密，經秋則紅，花淡綠，實圓，赤褐

色。子榨爲油，製燭多用之。

定盒八箴

大思箴

烏乎！萬夫相倚，而有此執①。予處其內，不處其外！不君萬夫，道弗能
制！不先萬夫生，孰言其原！思自外裹之，爲狂爲昏。苟焉而已，勿代造物者

謀。予相^①予頂踵。豈賢蚍蜉^②。

極思箴

烏乎！蛇之赴壑，亦有所終。鄰虛者虛^③，不可以用聰。極思極思，其心送蛇。勿恃而心光，以贏而忘^④。女不懲嗟。

志未逮箴

烏乎！獵萬物以食。是有狸慮^⑤。攘以自界^⑥，又有雞鷺之慮。吐絲自纏，蠶欲死而祈年。有躬七十年，段^⑦諸皇天。有墳五百年，段諸後昆之賢。惟未逮之志，不可以段。亦不可以止。何以止之？曰臣昔死矣。

削成箴

烏乎！天地之間，几案之側，方何必皆中圭，圓何必皆中璧^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有無形之形受形敵，有無名之名受名闕。有零有賸，數樂其

適。有畸有餘，亦不可以爲儲。有虛有隙^①，乃亦所以爲積。齊物以朝，夕不齊而勞。皆名其名，皆形其形，是爲好削成，大命以傾。

童心箴

烏乎！思童之年，晝視此日而長。一物摩挲，有濕在眶。子在川上，歎彼逝水^②。軻亦有言，大人赤子^③，雖無罪于聖哲，而思^④傷其神髓。姬公有祝，棄爾幼志。吾從姬公，神明澹止。

懷我生之先箴

烏乎！予之懷矣，逮予祖矣。予未生之年，氣已古矣。父兄明清，子弟暇矣。言滿朝野，氣虎虎矣。吾未從而游，吾恍惚與言言與語語。雖然必戒之。不聞尼父，不樂今人與居。不聞尼父，懷史佚周任^⑤而不擇。今大夫天于破礪。地支氣昌。帝組織我陰陽。庸詎知非我符。

勇言行箴

烏乎！古之人有言，思慮不違親。有父兄在聞斯行而非仁。吾得春三十有五，得秋三十有六。親則老矣，吾幸猶爲子之年。以爲子之年而有父兄之色，又婁有父兄之言。忍曰非專^①。言不侷親，不孫^②而已矣。行不侷親，行無本而已矣。名滿天下，交滿天下，私友猥而已矣。其精神外矣，其根蔕諄矣。君子之于萬物也，不敢蓋之。而矧敢蓋其親而勇于言，以長其不仁乎！

文體箴

烏乎！予欲慕古人之能剏兮，予命弗丁其時。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蔽^③然而恥之。恥之奈何？窮其大原，抱不甘以爲質。再已成之紘紘。雖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審而後許其然。苟心察而弗許，我安能領彼久定之云。烏乎顛矣！既有年矣。一剏一蹶，衆不憐矣。大變忽開，請俟天矣。壽云幾何，樂少苦多。園樂

有規，方樂有矩。文心古無，文體寄于古。

①執 同勢。 ②相 視也。 ③蚘蟥 大蟻也。 ④鄰虛者虛 與虛有鄰

者虛也。 ⑤以贏而益 贏餘也。益音莽。不精要也。 ⑥狸惠 惠即今德

字。狸捕鼠而食，人獵萬物，同于狸，故曰狸德。 ⑦攘以自界 攘奪之以自

給也。 ⑧段 即假本字。 ⑨圭璧 皆以玉爲之，圭形長方，璧形圓。故

借以喻方圓也。 ⑩隙 古文隙字。 ⑪子在川上二句 孔子觀于川上曰：

「逝者如斯乎！」見論語。 ⑫軻亦有言 孟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 ⑬慙 懼本字。 ⑭史佚周任 別詳。 ⑮忍曰非專 父母在，不

敢專言。此言己爲子，而有父兄之言，不忍自欺，曰非專也。 ⑯孫 同遜。

⑰菽 菽錦葵也，花向日而開，背日而合。此借喻其恥，如葵之合也。

定齋年譜藁本附

嘉定黃守恆

君姓龔氏名自珍字爾玉又字璉人更名易簡字伯定又更名鞏祚號定齋又號羽璫山民浙江仁和人曾祖口口晚號硯北老人祖敬身字匏伯乾隆己丑進士官至雲南迤南兵備道祖母陳運風先生文釗女父麗正字賜泉又字賜谷號闡齋嘉慶丙辰進士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母段金壇若膺先生玉裁女（以上据定齋詩文集及陽湖趙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記）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生

七月五日生於郡東城馬坡巷君祖歸田時所賣宅與漢鄭康成之生其日同也（据乙酉除夕夢返故廬見先母及潘氏姑母詩注及仁和曹籀定齋文集題辭）

嘉慶元年丙辰五歲

四年己未八歲

得舊登科錄讀之是蒐輯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始（据己亥雜詩注）

夢到夔相圃（据己亥雜詩）

七年壬戌十一歲

別杭州入都（據懷人館詞湘月題壬申夏泛舟西湖述懷有賦時予別杭州蓋十年矣知之）

建德宋魯珍先生璠主其家訓以敬順父母（據宋先生述）

八年癸亥十二歲

外王父段先生玉裁授以許氏部目是平生以經說字以字說經之始（据己亥雜詩注）

與袁琴南訂交（據懷人館詞百字令投袁大琴南）

九年甲子十三歲

對宋先生問知與覺之辯（據辯知覺）

有水僊華賦篇

十年乙丑十四歲

始考古今官制（據己亥雜詩注）

十一年丙寅十五歲

詩編年由此始（據己亥雜詩注）

十二年丁卯十六歲

識錢唐夏進士璜是平生有朋友之始（據夏進士詩）

讀四庫提要是平生爲目錄之學之始（據己亥雜詩注）

十三年戊辰十七歲

見石鼓是收石刻之始（據己亥雜詩注）

十四年己巳十八歲

王仲瞿曇與訂忘年交（據王仲瞿墓表銘）

十五年庚午十九歲

中副貢生（據宋先生述自題副榜貢生又己亥雜詩注云王海門吾庚午同年也知之）

始倚聲填詞（據己亥雜詩注）

十七年壬申二十一歲

校書武英殿是平生爲校讐之學之始

春出都（據乙丙之際著議第十九）

夏泛舟西湖（據懷人館詞湘月題）

十八年癸酉二十二歲

入都（據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秋出都（據懷人館詞摸魚兒題）

十九年甲戌二十三歲

春泛舟西湖（據懷人館詞湘月題）

侍父徽州府任任徵討文獻之役（據黃山銘及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自編文集自是年始（據少作自記）

有明良論保甲正名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等篇

二十年乙亥二十四歲

六月別徽州（據懷人館詞摸魚兒題）

娶山陰何奏廷先生鏞之女吉雲爲繼室（據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及歸安歸佩刪百字令答龔璉人公子注陽湖趙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記按趙日記云龔橙母段金壇雨千先生曙女母何云云可知定盦元室爲段氏）

有黃山銘別辛丈人文等篇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五歲

侍父蘇松太道任凡關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未嘗不與焉（據卻子顯校葉婁東雜箸叙）

王仲瞿走訪東海上（據王仲瞿墓表銘）

有乙丙之際箸議塾議（據箸議第十九中語推知爲乙亥丙子）宋先生述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等篇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六歲

九月子橙生 橙字孝珙號昌匏（據趙日記）

王仲瞿死助其葬（據王仲瞿墓表銘）

與江子屏箋言其所著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改爲經學師承記（據與江子屏箋）有送夏進士序錢吏部遺集叙王仲瞿墓表銘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與江子屏箋等篇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七歲

浙江鄉試中式出高郵王文簡公門下（據工部尙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又集中屢言戊寅同年知爲是年）

有闡告子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等篇

二十四年己卯二十八歲

始從武進劉中受受公羊春秋（據己亥雜詩注）

有書金伶篇

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九歲

入都得內閣中書（據上海張青瑀文集叙）

爲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有謀合槩之者（據己亥雜詩注按注又云程大理同文修會典其理藩院一門及青海西藏各圖屬予校理是爲天地東西南北之學之始蓋是年事也）

秋始戒爲詩於巖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據破戒草自識）

有徽州府志氏族表序篇 上鎮守吐番領隊大臣寶公書當亦是時作

道光元年辛巳三十歲

與程大理同文秦編修恩復約每得一異書互相借鈔無虛旬（據述懷呈姚侍講詩序）

春選錄懷人館詞三十二首影事詞六首（據詞尾自記）

破戒草自是年夏始（據自識）

有擬上蒙大圖志表文朱殤女碣等篇

二年壬午三十一歲

不戒於火所蒐羅七閣未收之書燼者什八九自後歲以酒醢祭亡書（據己亥雜詩注及述懷呈姚侍講詩注）

春選錄無著詞四十五首（據詞尾自記）是年勒所填詞爲六卷（據己亥雜詩注）

李復軒秀才學瑣序其文（據破戒草）

有論青海事宜書釐正五事書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上海張青瑀文集叙等篇 在一統志館上當事諸公書當爲辛壬間作

三年癸未三十二歲

五經大義終始論成（據己亥雜詩注）

五月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爲文集三卷餘集三卷少作一卷（據少作自記）

六月付棗詞選（據詞尾自記）

七月居母憂自此至乙酉十月無詩（據破戒草自記及述懷呈姚侍講詩序）

有阮尙書年譜第一叙與江居士箋等篇

四年甲申三十二歲

始與仁和曹籀訂交（據曹籀定盦文集題辭）

有重刊圓覺經略疏後序等篇

五年乙酉三十四歲

著古史鈎沈論七千言宣究周以前家法具藁未寫定（據張南山國朝詩徵叙）

冬小客崑山得漢趙綰仔玉印得地十笏於玉山之側擬構寶燕閣居之（據破戒草）

有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丁公神道碑銘等篇

六年丙戌三十五歲

春復入都（據述懷呈姚侍講詩序）

同年胡戶部培輩集同人祀鄭司農于寓齋禮成作祀議一篇（據破戒草之餘）

有上海李氏藏書志敘等篇

七年丁亥三十六歲

四月投牒更名易簡（據破戒草）

錄辛巳夏至丁亥十月詩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存餘集五十七篇亦一卷錄詩以掃徹公塔詩終（據破戒草自識）

成羽琤山館金石墨本記五卷（據破戒草及己亥雜詩注）

有說衛公虎大敦定盦八箴（據勇言行箴云吾得春三十有五得秋三十有六知爲

是年）等篇

八年戊子三十七歲

成尙書序大義一卷大誓答問一卷尙書馬氏家法一卷（據己亥雜詩注）

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據最錄李白集）

有最錄李白集等篇

九年己丑三十八歲

會試中式 殿試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書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據錄新

書自叙及己亥雜詩注）

十二月條上到閣看本等六事于大學士（據上大學士書）

有書果勇侯入覲上大學士書等篇

十二年壬辰四十一歲

夏大旱 詔求直言蒙古富公俊五度訪之陳當世急務八條公讀至汰冗濫一條動色以爲難行餘頗欣賞（據己亥雜詩注）

羣經寫官答問成又寫定司馬法（據己亥雜詩注及最錄司馬法）

有最錄司馬法等篇

十三年癸巳四十二歲

成左氏春秋服注補義一卷其劉歆竄益顯然有迹者爲左氏決疣一卷又成西漢君臣稱春秋之義考一卷（據己亥雜詩注）

六經正名論成古史鉤沈論又成（據己亥雜詩注）

始讀天台宗書（據闡告子自記按己亥雜詩注云江鐵君是予學佛第一導師）
壬癸之際胎觀當爲是年作

十四年甲午四十三歲

成于祿新書（據于祿新書自敘近於報端見記有定盦佚事一則云定盦生平不善書以是不能入翰林既成貢士改官部曹則大恨乃作于祿新書以刺執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寵婢悉令學館閣書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尙猶足道耶我家婦人無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書法也）

有于祿新書自敘等篇

十五年乙未四十四歲

寫定南唐五百字（據最錄南唐五百字）

有工部尙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最錄南唐五百字等篇

十六年丙申四十五歲

官宗人府主事（據送廣西巡撫梁公序）

正月王元鳳遣戍軍台乞假五日送之居庸關逾八達而反（據說張家口按王元鳳

成軍台是年事也

有陸彥若所著書敍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諡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
(代阮中堂按問經堂記云鞏祚遊阮公之門)送廣西巡撫梁公序等篇

十七年丁酉四十六歲

春京察一等引見蒙記名奉旨充玉牒館纂修官草章未竟三月改禮部祠祭司主事
四月補主客司仍兼祠祭司行走(據己亥雜詩注及禮部題名記敍)

以佛書入震旦後校讎者希乃爲龍藏考證七卷又以妙法蓮華經爲北涼官中所亂
乃重定目次分本迹二部刪七品存廿一品是年春成(據己亥雜詩注)

有禮部題名記敍論京北可居狀主客司述略書蘇軾題臨皋亭帖子後等篇

十八年戊戌四十七歲

正月上書堂上官論四司政體宜沿革者二千言(據己亥雜注及在禮曹日與堂

上官論事書

嘗恨許叔重見古文少据商周彝器祕文說其形義補說文一百四十七字四月書成
(據己亥雜詩注按卽商周彝器文錄)

詩編年終于是歲勒成二十七卷(據己亥雜詩注)

有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京師悅生堂刻石重輯六妙門序在禮曹與堂上官論事
書等篇

十九年己亥四十八歲

乞假南遊四月出都六月抵揚州七月到杭州料理別墅九月復北上迎眷屬歸於羽
璜之山(據己亥雜詩注及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冬謁孔林謁至聖廟得 純廟所頒祭器十事拓本以歸(據己亥雜詩注)

出都時乞留墨數行爲異日相思之資者填委牖戶惟撰次先世事略屬爲家傳墓表

則詳案爲之多存彙者（據己亥雜詩注）

陳吳中水利策於同年裕魯山布政（據己亥雜詩注）

成漢官損益上下二篇百王易從論一篇平生師友小記百六十一則（據己亥雜詩注）

持陀羅尼已滿四十萬卷乃新定課程日誦普賢普門普眼之文又述爲三普銷文記七卷又撰龍樹三極記（據己亥雜詩注）

爲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

有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邵子顯校葉婁東雜著敍徐泰母碣送徐鐵孫敍（敍中自稱年四紀知爲是年）等篇

二十年庚子四十九歲

喬寓吳下滄浪亭與王子梅諸君談菽子梅以教主目之（據庚子雅詞賀新涼題及

注)

爲庚子雅詞一卷

有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與人箋七等篇

二十一年辛丑五十歲

秋游淮上（據鴻雪因緣圖記叙）

有鴻雪因緣圖記叙等篇

卒于丹陽（據邵陽魏源定齋文錄叙）

君二子長橙以文學世其家次陶又名宗英字念匏二女長適劉次適孔橙子管字去疾龍字汝斯（據哭鄭八丈詩注及魏源定齋文錄叙趙烈文日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付排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龔自珍文選

實售二角

選註者 陶玄齡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振興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廣州北平武漢開封重慶
濟南廈門成都杭州長沙雲南

北新書局

對

合

查

中華民國捌拾陸年伍月

伍日

81089

15753

T6.5

龍自珍文選

不出

查

登記號數

15753

類

碼

81089

卷

數

T6.5

備

註

大田進

注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臺灣省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00307